

福嚴



Fuyan Journal

Vol. 54 2017.04

nirodhārya-satya

福嚴精舍

印順導師圓寂十二週年、
印海長老圓寂追思 紀念特刊——

彼岸林泉樂

追憶印海長老



一切相無相
世間法如影
自覺聖賢子
應作人走現
印海長老
九九二二



印海長老在台追思會 (福嚴精舍 2017.3.17)

大雄寶殿 印海長老圓寂在台追思讚頌會



福嚴

Vol. 54
2017.04



福德與智慧齊修，庶乎中道；
嚴明共慈悲相應，可謂真乘。

發行 | 福嚴佛學院
編輯 | 福嚴佛學院校友會編輯組
郵政劃撥 | 50356726 楊奕誠
地址 | 30065 臺灣新竹市東區明湖路
365巷3號
No. 3, Ln. 365, Minghu Rd., East Dist.,
Hsinchu City 30065, Taiwan (R.O.C.)
電話 | +886-3-5201240
傳真 | +886-3-5205041

福嚴網址 | <http://www.fuyan.org.tw>
Facebook | <http://www.facebook.com/fuyan.tw>
電子雜誌 | <http://issuu.com/fuyanjournal>
校友電郵 | fuyan.alumni@gmail.com
發行日期 | 2017年04月
創刊日期 | 2004年01月
I S S N | 2070-0520

本期主題 >> 滅諦

Contents



慈心慧語

02 滅諦，滅之二義 印順導師

人間法音

06 《大智度論》選讀（三） 釋厚觀

佛法啟示

20 佛典故事及巧妙譬喻（二） 釋厚觀

梵語佛典

30 《中論》〈觀四諦品〉第 18 頌之觀行與義理解析（二） 常精進

永懷追思

36 我所認識的印順導師 印海長老

43 永恆懷念人間的導師 印海長老

53 印海老和尚生平事略

63 弔念 印海長老 釋通智

65 追念 印海長老 釋能淨

活動紀實

67 溫故知新 編輯組

68 2017 印海長老追思法會報導 釋長歡

70 會宗大和尚圓寂追思讚頌會 紀實 編輯組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大般涅槃經》



《福嚴會訊》電子雜誌
<http://issuu.com/fuyanjournal>

封面圖片來源/法印寺



滅諦，滅之二義

文／印順導師
整理／編輯組

壹、由滅得滅

現在來說滅諦。滅有兩個意義：一、是滅除；二、是寂滅。滅除了苦痛的根源，才能解脫生死苦，實現涅槃的寂滅。

貳、聲聞之滅

從滅除來說：眾生在生死輪迴中，從苦生苦，苦個不了，這是要滅除的對象。然解除眾生的生死苦迫，佛法並不著重到外界去改善。因為外物的改善，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也不從這個色身去努力，如外道的修精練氣，求長生不老那樣。因為有生必有滅，長生與永生，不過是眾生的顛倒妄想。雖然苦報是業力所感的，但問題卻是煩惱。有了煩惱，就會發業，潤生；如斷了煩惱，即使有無量業種，也就乾枯而不再起用。所以佛肯定地指出：要滅除生死大苦，應該滅於惑——煩惱。如惑滅了，那就不再造業

了，過去所有的業也就乾枯無用了。這樣，生死苦果，就會徹底的滅除。

說到煩惱的滅除，當然也要從根本的煩惱去著手。如伐大樹一樣，專門斫枝摘葉，是不能達成目的的。如斷了樹根，那即使是暫時發葉，也終究是會死去的。說到煩惱的根本，當然是愚癡無明了。無明，主要是迷於無我的無明，還有染著於境界的貪愛。一是障於智的，一是障於行的。從修學佛法來說，應該先通達無我，得到無我真智的契證。然後從日常行中，不斷的銷除染愛。但到圓滿時，這都是解除了的。經中時常說：『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所以現在說：「解脫於癡愛」。

無論是知見，無論是行為，都不再受煩惱的繫縛，而且是把煩惱徹底的去除了。這樣，就能「現證」到涅槃的「寂滅樂」。現證，是親切的，當前的證會，是無漏的直觀體驗。體驗到的，就是寂滅，得到解脫自在的安樂。涅槃

寂滅，是現實所證驗的，並非推託到死了以後，這是佛法的特色。內心的煩惱銷融了，直覺到無障無礙，平等不動，自在的聖境，叫做寂滅。這好像從火宅中逃出來，領略到安全與清涼；也像從煩惱鬥爭中出來，享受到和諧而平靜的境地一樣。經論中每以寂，靜，妙，離，來形容這滅——涅槃。所說的樂，也不是衝動性的樂感，而是捨去煩惱重擔而得來的自在——『離繫之樂』。(《成佛之道（增註本）》p173-174)

參、大乘之滅

勝義觀，是尋求一切法的自性，而依之悟入勝義的。這一正理的觀察，為解脫的不二門。解脫的是「苦」，苦是眾生的身心自體，以觸對一切而引起的憂苦。眾生為什麼是苦？為什麼在生死中輪迴？這是「因於惑業」。

「業」依惑而起；「惑」是無明——我我所見為主的煩惱，經說『無明，不正思惟』為因，就是由不如理的虛妄分別而起。為什麼眾生的心識，總是妄分別而不能如實知呢？這是由於戲論。

什麼叫戲論？妄分別是不離境相而現起的，妄分別生時，直覺得境是實在的，這似乎是自體如此，與分別心等無關的。這不只是妄分別的錯覺，在凡夫的心境中，那個境相，也確是現為這樣的。這是錯誤的根本來源，是不合實際的。為什麼？如認識到的，確是實在的，是自體如此的，那與經驗的事理，全不相合；也就是世俗的，出世的一切，都不能成立了！那並不如此而現為如此的戲論，分別心——名言識是不能知道他是錯誤的。如以尋求自性的正理觀察，層層剖析，要他還出究竟的著落，就顯出是並無真實自性的。一切法無自性，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了。

所以，依於尋求自性不可得的空觀，不斷修習而能夠「滅除」。戲論滅了，妄分別就失卻對象而不起。分別心息，就是般若現前，當然不再起惑造業，不再苦體相續而解脫了。聖者的解脫，是依空為觀門而得到。佛說空、無相、無願為三解脫門，理由也就在此。

(《成佛之道（增註本）》p348-350)

肆、抉擇貫通

（壹）從有法可滅至無染無離

涅槃的意義是滅，那被名為滅的，究竟「何所滅」——滅些什麼而名為滅呢？在是身中，有我可滅嗎？還是有人、有作、有受、有命而可滅嗎？我、人、作、受（壽）命，都是自我，生命主體的異名。

諸比丘從佛出家修學，習於無我的教說，所以說：是身只是色、受、想、行、識五蘊的和合；此中是無有我，無有人，無有作，無有受，無有命而可滅的。既無我可滅，那為什麼稱為滅呢？

一分聲聞弟子，堅執的這樣說：雖沒有我，但法是有的。有煩惱就有業，有煩惱業就有生死，就不得涅槃。如斷卻煩惱，即得涅槃寂滅。這五百比丘，也是這樣的見解，所以說：沒有我可滅，但以貪欲、瞋、癡——三不善根滅，故名為涅槃，這就是涅槃的所以名為滅了。諸比丘以為有貪、瞋、癡可滅而名為涅槃，所以住定修心，以定地的煩惱不起為勝妙，病根就在這裡了！

化比丘就此進一步的發問，讓大家反照內觀。汝等所說的貪欲、瞋、癡，為是有決定相可滅盡嗎？定相，即自性。這意思說：你們覺得貪、瞋、癡法，一一有決定性，才說可以滅盡嗎？

諸比丘不但過去曾聽聞深法，現在也聽到過，只是不曾深切思惟。現在一經化比丘的詰責，立刻覺到什麼是貪、瞋、癡的定相呢？如貪、瞋、癡有他的決定自性，那也就有一定的著落。屬於外境嗎？屬於內心嗎？在內心外境的相關中嗎？都不是的！

所以說：「貪欲、瞋、癡不在於內」：如在內，離境相的惑亂，也應可以生起，而其實不然。也「不在外」：如屬外境，那就與心無關了！也「不在中間」：中間只是內外相關的假名；不在內，不在外，當然中間也不可得了。那貪欲、瞋、癡是什麼呢？諸比丘引述佛說：煩惱都從憶想分別而生。這樣，如「離諸憶想」分別，是貪等就不生，這就名為滅了！諸比丘知道憶想分別為煩惱本，所以要憶想不生，才名為滅。不知道，煩惱無自性，憶想分別也無自性；只要不起憶想分別，就無所謂滅不滅了。

化比丘這樣的進一步啟導他們：你們既知道這樣，那汝等就切莫作憶想分別了！若使汝等不起憶想分別法，也就是於一切法而不起憶想分別，即於諸法無染無離。沒有三不善可得，有什麼可染著呢？又有什麼可離呢！如無染無離，即離一切憶想的戲論，「是名寂滅」，也就是涅槃了。

（《寶積經講記》p248~250）

（貳）但因根機不同，而有明了說與含渾說

佛在聲聞法中，多說無我；明說法空的不多。因此在佛法的流傳中，就分為二派：西北印度的一切有系，以為佛但說無我，法是不空的（如毘曇家）。中南印度的大眾系中，有說：佛說我空，也是說過法空的（如《成實論》）。大乘佛經，不消說，是說一切法性空的。但對於我空及法空，如從有部系而來的瑜伽宗，就以為小乘但說我空，大乘說我、法二空。中觀宗近於中南印的學派，所以認為小乘有我、法二空，大乘也是我、法二空。今依龍樹論而抉擇貫通。

『小乘弟子鈍根故，為說眾生空。……大乘弟子利根故，為說法空』。『不大利根眾生，為說無我；利根深智眾生，說諸法本來空』。大小乘經，確是明顯如此的。但這不能說聲聞弟子沒有法空，因為，『若了了說，則言一切諸法空；若方便說，則言無我。是二種說法，皆入般若波羅蜜相中。以是故佛經中說：趣涅槃道，皆同一向，無有異道』。這明白說破了：眾生空的無我與法空，只是說明的顯了一些，或含渾一些，其實都是般若正觀，一乘一味的解脫道。

所以說：『我我所法尚不著，何況餘法？以是故，眾生空，法空，終歸一義』。這是說：能得無我我所的，一定能通達法空。因為觀空的意義，都是無自性。觀我無自性而達我空，如以此去

觀諸法，法當然也是空的。不過，『聲聞者但破吾我因緣生諸煩惱，離諸法愛，畏怖老病死、惡道之苦，不復欲本末推求了了，壞破諸法，但以得脫為事』。這就是急求證悟，直從觀無我我所入手，不再去深觀法性空了。但這是不去再深求（佛也不為他說法空），而決不會執法實有的，如『若無眾生，法無所依』；『無我我所，自然得法空』。這樣，聲聞的無我，是可以通法空，而不與法空相違反的。依《中論·觀法品》的開示，雖廣觀一切法空，不生不滅，而由博返約的正觀，還是從無我我所悟入。這正是生死的癥結所在，出世的解脫道，決不會有差別的。不過根機不同，說得明了或含渾些，廣大或精要些而已。

這樣，凡是通達我空的，一定能通達法空；可以不深觀法空，不開顯法空，而決不會堅執自性有而障礙法空的。如執法實有，那他不但不解法空，也是不解我空的；不但不除法執，也是不除我執的。所以經上說：『若取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眾生、壽者』。龍樹論也說：『若見陰不實，我見則不生。由我見滅盡，諸陰不更起。……陰執乃至在，我見亦恒存』。誰說聲聞聖者，知我空而說一切法實有呢？不解法空，不離法執，誰說能離我執呢？這可以推知：佛說本來一味，只是淺者見淺，深者見深，淺深原是一貫的，到了偏執者手裏，才分為彼此不同的解行。

（《成佛之道（增註本）》p359-362）



《大智度論》 選讀(三)

口述／釋厚觀（福嚴佛學院院長）
地點／馬來西亞 三慧講堂
整理／編輯組

六、發願之重要

很多人想：我想要去歐洲旅遊，這樣想是發願，但是能不能去得了呢？要有錢、要有時間。那個錢、時間這就是你的資糧。所以資糧跟願，兩個要搭配，如果一直在想，我想要去西方、想要到東方……等，但如果沒有資糧，哪裡都去不了。我常遇到許多居士對這個問題很困惑，到底我修哪個法門好？萬一去錯了地方怎麼辦？我說：你去錯了這個我不擔心，我是怕你資糧不夠，哪裡都去不了。重點是你要去哪裡資糧要足夠，你資糧足夠的話想去哪裡，哪裡都可以去。在這裡說的是，除了資糧夠以外還要願力。

（一）《大智度論》卷 38〈4 往生品〉
（大正 25，339a17-b1）

問曰：菩薩行業清淨，自然能夠得到清淨的果報，為什麼還要立願？為什麼

還要發願？上課之前還要唱四弘願，為什麼還要再唱？我好好修學就好了。例如農夫種稻穀自然就能夠收成，你即使不發願，時間到了它照樣會長稻穀，為什麼還要發願呢？

底下的回答，我們引用了印順導師的筆記。如果翻《大正藏》，本來藏經全部都是句點連在一起，還好我們能透過印順導師的筆記，加了科判就清楚多了。答曰：

1、願為導御，能有所成；
行同願別，得果不同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C014〕p.208：導師就說願為導御，這個御就是領導者，即在前面領導的人。願，它是一個領導能夠幫助我們成就，如果行業相同，但是發願不同，那得到的果報也不一樣。例如我們有同樣的錢，有的人發願要去歐

洲，有的人發願要去非洲，結果就不一樣了。行的資糧即使相同但願不同，果報當然也就不一樣。如果我們修福，但是沒有願，那就不能確立目標，所以願是一個引導，能夠幫助我們成就。例如我們把金子加熱，讓它銷鎔，那麼隨著工匠想要作成金項鍊，或者作成耳環都可以。菩薩也是一樣，修淨世界願想要莊嚴佛淨土，要發願才能夠成就。以是故，由於這個願，我們才能夠得到殊勝的果報。

2、行須願資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C014〕p.208：行須願資，這個資是資助、幫助的意思。例如你沒有錢我資助你，這資就是幫助的意思。莊嚴佛世界這個事情是很重大的，只有行功德並不能成就。在佛典上講，要莊嚴佛世界不是佛一個人就可以莊嚴佛世界。要真正莊嚴淨土的話，佛是主要的人，另外還要有跟佛同願同行的大眾菩薩們。佛是主要的，但

是他還要感得跟他同願同行的人一起來成就，這個才是淨土。只有大功德還是不能夠莊嚴佛淨土，必須要有願力。下面這個譬喻很好，例如有一頭牛，力量很大能夠拉車，但是你要把這些物品拉回家，雖然牛的力量很大，但牠不拉回我的家，卻拉到別人的家，那你怎麼追回來？所以駕牛車的人就很重要，這靠的就是願力。牛雖然能夠拉車，要須有駕牛車的人，牠才能夠隨你的目標到達。淨佛世界的願力也是如此，福德如牛，發這個願就像是駕牛車的牛夫，他為我們指引方向。

3、願能增福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C014〕p.208：有人又問，那如果我不發願，難道不能得福德嗎？不能得福報嗎？

他說：雖然可以得到，但是如果你有願，這個願能夠幫助福讓它更增長，常念所行，福德更加地增長。

（二）《大智度論》卷 37〈3 習相應品〉（大正 25，335b1-3）

眾生雖然行善，還要菩薩的行願，迴向方便力因緣故，佛土才清淨。如牛有力量拉車，還須要御者，才能夠隨心所欲地到達你想要去的地方。

七、隨憶念受報

《成佛之道》裡面有提到，我們一生造的業很多，有善業有惡業，善業可能到人天，惡業有可能跑到三惡道。那麼多善惡夾雜的業，到底下一生會到哪裡去呢？導師歸納很多的經論，隨業受報大致有三種：隨重、隨習、隨憶念。重業，有重的善業或惡業，他馬上隨著重的業投生去了。隨習性，如果沒有重的善業惡業，就隨著善或惡的習性去受報。在經典上講，有一位長者他請問佛：如果我在十字路口一下子被車撞死，我來不及正憶念佛的話，我死後到哪裡去呢？佛就打個譬喻，譬如一顆大樹，它本

來向東南倒，不管你最後斧頭砍向哪裡，從哪裡砍，它一定是向東南，這叫隨習性。第三個是隨憶念，就是臨終的那個念頭。

《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38b12-29）說：業能夠感得種種的果報身。例如一位擅長繪畫的畫家，能夠畫種種像，如果我們修的是正的行業，那就會得到好報；如果行的是邪惡業，那就感得惡報。例如有人侍奉國王，國王滿意的話，賞賜很多的金銀珠寶；國王不滿意的話，有時候會惹來殺身之禍，對不對？其實行善行惡，感得的果報好壞就看我們自己所造的行業了。

但是有一部經提到說：佛告訴阿難，有一個人一生行惡，竟然下一生生到好的地方去，行善人下一生竟然生到惡的地方去，這跟我們一般想的不太一樣，對不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才對呀！為什麼行善的人卻下一生跑到惡道去？

阿難就請問佛，佛就說：惡人今生造了很多的惡業，這個惡業還沒成熟，但是過去所造的種種善業已經成熟了。例如種植物，有的一年生，有的多年生，有的半年它就長果實了。因為這樣的因緣，過去所造的善業，現在很快成熟，今生造的惡業，開花都還沒有開。所以今生雖然造了惡業，但是由於過去所造的善業已經成熟，所以下一生就生到好的地方去，這是其中一個因緣。第二個因緣，他臨死的時候起了很強烈的善心，這個就是心數法，心是心王，心數法是心所，起了強烈的善心，因為這樣的因緣，他有可能下一生先生到好的地方去。

反過來，一個善人為什麼下一生會生到惡的地方去呢？因為今生所行的善還沒成熟，而過去所造的惡業已經成熟了，因此今生雖然造了善事，但他先生到惡的地方去；另外一個因緣，就是臨終一念他起了極大的

惡心，例如像剛剛所舉的比丘得了四禪，本來應該可以生到四禪天，但是臨終起了極大的惡念，說諸佛妄語！這樣造了惡念，結果就墮地獄了。

※ 臨死時心極為有力，勝終身時力

印順法師，《大智度論筆記》〔C011〕p.203：有人就請問，哪一個業先成熟或後成熟，這一點我可以同意；但是臨死的時候，這個心念很短，為什麼這麼短的心念竟然力量可以勝過這一輩子所造的善業或惡業呢？

答曰；心念雖然時間很少，但是非常地猛利，如火、如毒，這一把無明火燒壞功德林。毒，你不用吃飽，一點點就可以死了，對不對？雖然少，但能夠成就大事。臨死的人心非常決定勇猛，勝過一百年所造作的力量。後心，就是最後那一心，力量非常強，因為捨身及諸根，這個事情都非常急迫。例如有人入軍陣，兩軍打戰要不惜生命，那才能名為勇健，如阿羅漢

捨掉身的執著，一般是愛惜這臭皮囊捨不得，但是阿羅漢他有智慧，知道三界輪迴是苦、不究竟，因此捨去身的執著，而證得阿羅漢。

八、四悉檀

四悉檀到處都可看到，不過它的原文所描述的一個完整的意義或許比較少人講。

印順導師在很多地方也提到四悉檀。它的原文有完整的意思，我們借這個機會一起來探討一下。悉檀的梵文是 *siddhānta*，就是成就或者是宗趣、宗旨、理趣的意思，也就是四種宗旨、四種道理。為什麼龍樹菩薩會提到這四悉檀呢？因為佛說經的對象不同，所說的法也各有不同。有的根機很深厚，直接可以為他講無常、空、無我的道理；可是一般的人，一下子跟他講深厚的道理，並不容易聽得懂，所以先講因果業報、布施、持戒，或者生天之法。

佛說的經很多，也許我們看這部經是這樣，看那部經為什麼是那樣？有時候說這部經是經王，而那部經也說是經中之王，那王見王到底該怎麼辦？所以這時候龍樹菩薩提出四個道理，就是說佛說法的對象、作用會有幾種不同。所以我們在看經典的時候要留意一下，到底佛說法的對象是誰？有的時候即使是外道，但是他們可能已經修學多年，像大迦葉，或者是其他的舍利弗、目犍連，他們有很多雖是外道但也是在領導僧的人。像這樣的人，他們已經有佛法的基礎，但缺的就只是緣起無我的道理，因此只要直接在這邊一點就可突破。

且看以下這四種道理：

（一）略標四悉檀

佛為了要說明第一義悉檀——第一義就是勝義，聖者所體悟的最高境界。而說《般若波羅蜜經》。有四種悉檀：第一是世界悉檀，第二是各各為人悉檀，第三是對治悉檀，第四是

第一義悉檀，其中以第一義悉檀為最究竟。

由這四悉檀來含攝一切的經藏十二部經。十二部經就是十二分教，裡面有修多羅、祇夜、本生、因緣、無問自說、乃至論議等等，還包含佛所說的八萬四千法門。佛所說的這些都是真實，彼此沒有互相違背。

佛法中有的的是以世界悉檀來說法，你不能說這樣的說法不對，因為這也是真實。有的的是以各各為人悉檀來說法，對這個人說某種法，對另外一個人又是另外一種說法。其實這是很自然的事，像孔子的門下那麼多人，很多人請問孔子什麼是仁？仁愛的仁。孔子所說的，對這個人說這樣，對那個人說那樣，乃是隨順弟子的根器不同來說法，你不能說不對。對人來講是契理契機，就事理來講也是很合適。有的的是對治悉檀，因為眾生的病，有的貪心重，有的瞋心重，各自

不同，所以用不同的藥來對治。有的則是直接開示最究竟的第一義悉檀。

導師對四悉檀有很簡要、非常好的說明。悉檀是宗旨、理趣的意思。世界悉檀是適應世俗的眾生，方便誘導他們信佛、相信佛法。對治悉檀是針對眾生種種的偏執、過失，為了對治而給他們不同的藥，佛是大醫王，藥方很多。不能頭痛而給香港腳的藥。頭痛當然不能用香港腳的藥，藥各別有不同的對治。另外各各為人悉檀是啟發人心向上、趣向良善的地方。有的的是要顯示究竟的真實，這時則是第一義悉檀。

用這四個道理來收攝當時所有佛說的法，以確保都是真實而沒有違背佛意。經說的對象不同，表達的涵意也不一樣。從應機說法來說，一切都是如實說。可是從修行而得究竟，最高究竟那當然是第一義悉檀，因為第一義悉檀才能夠證得聖者的境界。

（二）別述

1、世界悉檀

並不是所有世間的事都可以成就道理的，它是要合乎世間共許的緣起法，才可以稱為世界悉檀。要合乎緣起法，就是說我們世間的一切有為法，都是由因緣和合所生而且沒有自性。沒有自性一詞在中觀常用。什麼是自性呢？依中觀學派的定義，自性包含有三項：獨一性、常住性、實有性。所謂自性的意思，它的梵文是 *svabhāva*；*sva* 是自，自己的自，*bhāva* 是有，自有自成翻譯成自性。既然這法是自己有的、自己成立的話，那麼它需要因緣嗎？就不需要嘛！因為自己就能成立了。所以自性的一個特性，就是獨一，它不必依待其它的因緣。第二，因為不需要依待其它的因緣，所以它就常住不變；如果要依待因緣，那麼因緣變化了它也會隨著變化。因此自性的第二個特性是恆常不變。第三，就是實有性、實在性，認為這個法是恆常不變，又是獨有的，有實在性的。

但我們看世間的一切法，比如說人，他也要父母種種因緣和合，對不對？因此在三法印裡面來說，第一個法印是什麼呢？諸行無常。諸行無常就是對治恆常不變的自性執。再來，諸法無我，沒有一個「我」是有主宰性、獨一、永恆不變的，所以諸法無我是對治獨一性，還有實在性。這樣對治以後，第三個法印為涅槃寂靜，就是貪、瞋、癡等一切煩惱永斷。不是暫時降伏而已，是永斷才是涅槃寂靜。佛說的三法印事實上合乎緣起法，就是在對治自性執。所以緣起法裡說，不管什麼法，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和合，並沒有獨一、常住不變、實在的自性。譬如一部車，它有組成車的種種物件，將零件組合起來才有一部車，並沒有另外一個實在車的自性。人也是一樣，印度那時候很多人執著梵我，而佛說根本沒有一個實在的神我。要有的話，只不過是五蘊的假合，色、受、想、行、識的假合，並沒有一個實在的我——神我或人。

但是就世界悉檀來說，解釋有人、有法，如果沒有這個你、我、他的話，就無從制戒了。例如，所謂戒就是你偷了某人的東西，有偷的人、被偷的人、遺失的物品，這個法跟人在世間人共許之下，它是有的。所以在《大智度論》裡說，戒律是世界悉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的。如果從第一義悉檀來講，根本沒有偷的人，也沒有遺失的物品，那就無從制戒了。

但是在世界悉檀共許有你、我、他，是合乎緣起的。如果沒有世界悉檀這道理的話，那佛說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什麼地方，時、地，還有佛等等，根本都無從安立。因此在世間共許的時空、因緣和合之下，可以有假名的我、假名的法。因此佛說，我以清淨天眼，看到很多的眾生，隨著善業、惡業而受果報，行善生人天，造惡就墮三惡道，這話是在世界悉檀的道理下安立的。如果從勝義、第一義

悉檀來講，那就是無我、無眾生。如果沒有人的話，那怎麼會說以天眼看到那麼多的眾生呢？所以知道是有人。千萬不要錯解而問難說，佛在這個地方說有「我」，又說「我」以天眼…。佛明明說「有我」，但是為什麼在其它地方卻說諸法「無我」，那不是有衝突、矛盾嗎？其實要曉得，佛在此說「我以天眼」，就是依世界悉檀來說，在談「無常、無我」時才是第一義悉檀，在對治我執時，那是依對治悉檀來說。

有人問：第一義悉檀如果是真實，實就是第一，那其它三個悉檀難道不是真實的嗎？

論主回答說：這個四個宗旨、道理，各各都有它的真實性。例如，「如」有的翻譯成「真如」，也就是諸法實相、最高的實相，或者「法性」、「實際」。這裡的「實際」是指最究竟的真實。如果以聲聞來講，最究竟的真實就是涅槃，涅槃是聲聞

的最高目標；如以大乘來講，最究竟的目標是無上菩提，這是實際。例如涅槃等等世界悉檀無，因為世間一般人誰能斷盡煩惱證涅槃呢？就一般的世間凡人來講，是還沒證得，因此說「世界悉檀故無」。如果以聖者來說，他們有證得這樣的境界，聖者他們共證如、法性、實際、涅槃，所以說「第一義悉檀故有」。人等也是一樣，因世界悉檀故有，因為依世間來說是有我、有人，但是相對於勝義諦來說，那就無我、無法，沒有我執、法執。因此，人是由五蘊和合而有人，像乳是由色、香、味、觸的因緣和合才有的。乳是果，如果這果都沒有的話，它的色、香、味、觸等因緣也應該沒有。有果一定有因，現在乳的因緣實有，就是乳的色、香、味、觸有，因此乳的果也應該有才對。

世界悉檀有一個原則，不是在談莫須有的，或者世間不共許的。如這裡

所說，一個人沒有第二個頭，沒有第三隻手，如果你說人有兩個頭、三隻手，那就不合乎世界悉檀的道理。佛說法，一定是引導眾生對他們有利的，並不談諸如三隻手的事。也就是說，第二頭實際上根本沒合乎緣起，那只不過是假名說第二頭、第三隻手而已，只有世間共許的才稱為世界悉檀。

2、各各為人悉檀

各各為人悉檀是依各人的心性不同而為他們說法。對同一件事有時候允許，有時候不允許；有時候說有，有時候說無。例如經中說：雜報業故。雜就是眾多，眾多的業有善業也有惡業，因此生在世間就有善道也有惡道，得雜觸，有眾多的觸、眾多的受。這個觸、受是十二緣起裡的無明、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的那個觸跟受。這十二緣起裡的觸是一種認識，就是由根、境、識和合而得到的認識。有了這個認識，喜歡的生樂受，不喜歡的生

苦受。有一部經是這樣講：是有各種不同的業報，各種不同的感受。

可是另外又有一部叫做《破群那經》的，經裡說，沒有人得觸，沒有人得受。剛剛明明說眾多有，這邊卻說沒有。有人就說，佛為什麼在這兩部經說的不一樣呢？

論主回答：因為有人不相信後世、不相信因果，認為人死了以後什麼都沒有，不相信罪業福報，因此他作不善行，墮斷滅見。為了斷除他的疑惑讓他捨去惡行、拔除他的斷見，所以佛說：事實上有業有報的，你造了善業就投生善道，造了惡業就墮惡道。而且會有各種不同的觸跟受，在色界天、無色界天他就有樂受，如果在地獄、畜生道經常要被人家宰殺，當然只有苦受了。

有一位頗求那(破群那)比丘主張有神我而墮入常見，他請問佛：「誰受？」因為他執著常見，佛如果對他

說某甲某甲受的話，則我見還會更加牢固，那就沒辦法動搖了。因為他執著有神我，所以要用無我、無受、無觸來對治他。因此不說有受者、有觸者。詳細大家可以參考《雜阿含經》372經。像這樣子對這眾生說有，對那眾生說無，主要是眾生斷見或常見不同，因此會有不同的對治、不同的說法。這就是引導向善的各各為人悉檀。

3、對治悉檀

對治悉檀主要是針對法、針對病。有法，對治則有，但是沒有實在性。因為如果有實在自性，它就恆常不變，想要斷也斷不了，要對治也對治不來。幸好諸法是無常性、變動性，所以即使是雜染的，只要對治得好，這個病是可以痊癒的。

(1) 不淨觀

對於貪欲病，我們用不淨觀來對治，這是好的對治法。若有瞋恚

病，一個愛生氣的人，叫他修不淨觀，他會越修越生氣，這就不是好的對治法。所以者何？觀身過失，名不淨觀。假設是一個瞋恚的人，又觀身有種種過失、種種不淨，他就會增加這瞋恚的火。明明很生氣了，一看就討厭，再看更傷心，這就不適合。

不淨觀用得好也可以去除貪欲，用得不好，有時候厭離心重，甚至會鬧自殺等等。所以這個法門就像車子一樣，開進口車或者國車就看你，但車只是工具，你技術好不好這關係更重要。如果用得不好的話，有時候即使觀不淨，還是沒辦法對治。

(2) 慈心觀

慈心觀。如果用它來對治瞋恚病，是好的對治法。但是如果貪欲病比較重的人，這就不是好的對治法了。為什麼呢？慈心觀是於眾生中求好事、觀功德，如果貪欲人又觀那個

人都是想到其美好的一面，這個時候用得不好反而容易增加貪欲。貪欲跟慈悲心有時候僅一線之隔，用得好就是慈悲，用得不好反而偏向染污的就是貪染。

(3) 因緣觀

觀因緣法是對治愚癡病的好方法。若是對於貪欲、瞋恚就不是當機對症下藥。所以者何？過去因為有邪觀的緣故，所以生邪見。也因有邪見，智慧就不開，這稱為愚癡。

有人就請問：十二因緣甚深，既然法這麼甚深難解，為什麼愚癡人還要觀這麼甚深的因緣觀？愚癡人對於淺近的法，都不容易瞭解了，何況這甚深因緣法呢？為什麼要教愚癡的人來觀因緣法？

論主回答說：這愚癡的人並不是呆瓜、腦筋不靈光，反而往往是世間的聰明人、世間自作聰明的人，也就是指不信因果這一類，在佛法來看，真正的愚癡就是不信因果。曾經有學科

學的人說，你們講的因果業報我什麼都不信。印順導師勸說：你這樣子沒有好好去瞭解就立刻下判斷，你說人家「迷信」，你自己則是「迷不信」。你說人家迷信，因此不相信因果，你自己也沒有用科學的方法去印證，你這樣子妄下論斷是迷不信，一樣是迷呀，那有什麼好高傲的呢？

這裡說的愚癡人並不是像牛羊那樣的愚癡，而是說有的人想要追求正道，但是因為起邪心觀，而生種種的邪見。這樣的愚癡人應當好好觀因緣，這才是對治法。例如外道們也想修行，但是有的人修苦行，在大太陽底下已經很熱了，四肢還燒火，他們覺得這苦報身，受完苦以後就苦盡甘來；但是苦是受盡了，甘卻不一定會來。所以有一個佛教的比丘尼一看，她說：「你這樣子烤身體，即使烤焦了也沒有用。把身體都烤焦了，難道就得解脫了嗎？該烤焦的是內心的煩惱，而不是烤焦四肢，那是沒有用的！」她告訴這些邪見的外道，要瞭

解眾生為什麼會有生老死，是因為有無明，有造惡業，要順著這樣的因緣來觀。

(4) 無常觀

有的人墮入常顛倒。顛倒有四種：常、樂、我、淨，本來是無常卻誤以為是常，本來是不淨誤以為是清淨。本來是無常誤以為是常，不知道諸法其實是相似相續而有。人這樣的觀無常，那是對治悉檀。因為印度當時很多外道執著神我，認為是恆常不變，所以佛的三法印有觀諸行無常，就是從這邊下手。不過這樣的無常還是對治悉檀，仍不是第一義悉檀。何以故？因一切諸法自性空，自性空就是沒有恆常性、獨一性、實有性。而真正的畢竟空第一義，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不落兩邊。因此不落常也不落無常，它是超越的，超越常跟無常的對待，超越有無、淨不淨的對待，這是第一義。因此，無常在這個脈絡下是用來對治常顛倒，因而把它歸在

對治悉檀。如果從第一義悉檀來說，它是不再用言語形容，這種聖者體悟的境界是不可思、不可議的，合起來叫做不可思議。不可思就是不可思考，不可議就是不可用言語來議論，合起來就是不可思議。無常見有常名為顛倒，畢竟空者不執著常，也不執著無常。

(5) 苦觀、無我觀

苦、無我跟無常一樣，三者都是對治悉檀。

4、第一義悉檀

有人又問：如果其它都有過失，那到底第一義悉檀是什麼呢？這裡就描述聖者所體證的最高境界，它是超過一切言語，叫言語道斷，是心行處滅的。所謂「心行處」，就是我們有漏心行的思惟所能到達的處所。而第一義悉檀是指超越我們有漏心的思惟分別，這叫心行處滅，超過一般凡人的境界。所以一方面是言語道斷，

這叫不可議論，一個是超越我們的分別思惟，這叫不可思，合起來就是不可思議。遍無所依，這樣的法它沒有一個依止處，不會像有些依實立假。第一義是畢竟空，不執著另外有一個處所做為它的依靠。是不能用言語來描述諸法實相的。諸法實相沒有初、中、後的差別，不滅盡，不破壞，是名為第一義悉檀。如摩訶衍義偈中說：

語言盡竟，心行亦訖；
不生不滅，法如涅槃。
說諸行處，名世界法；
說不行處，名第一義。
一切實一切非實，
及一切實亦非實，
一切非實非不實，
是名諸法之實相。

這偈是《中論》的偈頌：言語道斷，心行處滅；不生不滅，法如涅槃。

說「諸行處」，這是心所能夠到達的地方，只是世界法。說「不行處」，就是超過我們的思惟分別，超過言語的議論，是言語或思惟所達不到的地方，那是聖者最高的境界，名為第一義。既然第一義諦是沒辦法用語言形容的，那眾生怎麼辦呢？如果聖著不說，那我們怎麼去體悟第一義諦？因此底下的偈頌說，這樣的諸法實相雖然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但是為了引導眾生，不得不用言語來說。施設的法門就有這幾種：

在這個偈頌，印順導師在《中論》裡面把它歸成三門。

第一門：**一切實、一切非實**。一切實、一切非實這個叫做差別門。差別門就是說世間是不真實的，出世間才真實的。即用善、惡，世間、出世間，這種種的差別讓大家知道如何去惡向善，能夠超凡入聖，這就是差別門。

第二門：**切實亦非實**。導師在《中

觀論頌講記》的解釋叫做圓融門。也是實也是非實。

第三門：**一切非實非不實**。這就是絕待門，因為是絕對、超越對待的，是可入諸法實相的門。諸法實相雖然是心行處滅、言語道斷，但是要入門，總要有門入嘛！如果都沒有門，那想入都不知道從哪裡入。

這裡就有開了三個門，即差別門、圓融門、絕待門。如果能正確掌握佛說的要義，一個門就好了。如果還沒有辦法正確掌握，那就依次第，先從差別門知道什麼是善惡，然後去惡向善，最後到達不會受善惡影響的境界，如不對於善的特別崇拜、對惡的又特別討厭，這時他就能夠超越了。

如是等，處處經中說第一義悉檀，其義理非常深，非常地難以理解，佛為了闡揚第一義悉檀，所以說《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因此在《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經典裡，談智慧的法門比較多，強調空、勝義諦。卍

佛典故事及巧妙譬喻

(一一)

文／釋厚觀（福嚴佛學院院長）

一、貧窮布施難，豪貴忍辱難， 危嶮持戒難，少壯捨欲難

《菩薩本行經》卷中（大正3，113c28-116a8）。

佛告王言：

「今非是時，為王說法。云何非時？

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若起貪婬耽荒女色，

憍貴自大無恭敬心；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

以是之故，今非是時為王說法。」

貧窮布施難，豪貴忍辱難，危嶮持戒難，少壯捨欲難。

給 孤獨長者他是非常富有的，但是過去其實他並沒有那麼富有。因為他聽佛開示以後，他證得三果（在家人只能證到三果）。證得三果以後他已經斷了欲界的修惑，已經離淫欲，所以他不再與妻子行房了。他就請問佛：「我已經證得三果，這樣的話，在家日常生活怎麼過才好？」世尊就跟他說：「你可以跟妻妾們講，如果妳們要各自再去成家立業，我也護持妳；如果不想走的話，我也會讓妳衣食無缺，但是我已經離欲了。」其他的妻妾們一聽，好吧！那我們就各自做打算。

那時候有位婦人她正好在炒麥穀作乾糧。有一頭羊突然橫衝直撞跑過來，她就拿起一支棍棒想把羊趕走。沒想到棍棒上面殘留著火苗，一沾上羊毛就燒了起來，羊被燒熱了，就趕快跑跑跑，跑到一個飼養大象的房舍，在那邊想要滅火。結果，火竟然把養象的房舍燒起來了，連國王的大象都受傷了。國王很生氣，就下令，從今天起晚上不能點燈，以免產生危險，如果有人違犯的

話就罰錢千兩。而那時候的給孤獨長者已經證得三果，他非常精進，當夜深人靜時，就點燈靜坐，結果被發現了，卻沒有錢繳罰款。國王就說：「你沒有那麼多錢，那就關起來吧。」

關起來之後他依然很精進，照樣打坐，結果初夜時，四天王就從天上下來，對說說：「我們救你出去。」給孤獨長者說：「不用，不用，吉人自有天相，不用勞煩你。」結果四天王就請給孤獨長者為他們說法，說完很高興就回去了。中夜，帝釋天又來了，一樣要救他出去，也請他說法。到了後夜，梵天也來了，結果他都不願意出去。

當時，國王於夜晚看到牢獄上有火光，隔天，便派人去斥責給孤獨長者。他回答說：「我沒有點火啊！如果點過火的話，應該會留下灰燼的痕跡啊！」

為國王傳話的人說：「初夜時，國王明明看到你的牢房上有四盞燈火；中夜又有一盞，比前面那四盞更加的明亮；後夜時，竟然又一盞更加明亮的燈火。你說你沒有點火，那又是什麼呢？」

給孤獨長者回答說：「事實上是天王、天神來了，國王看到的都是天人身上自然放出的光明，並不是我點的燈啊！」於是那個人趕快回去稟報國王，國王一聽：「哇！原來是這麼有德行的人，趕快放他出來！」於是國王就向他懺悔，懺悔之後國王想去見佛，請佛開示。

波斯匿王正要去見佛的途中，因為給孤獨長者非常專注於佛法，國王經過的時候他並沒有禮讓，也沒有頂禮。於是國王就記恨在心。

當波斯匿王見了佛以後，請求佛為他說法。佛就告訴國王說：「現在不是為你說法的時候。他就問：「我遠迢迢為請法而來，為什麼現在不是說法的時候？」佛就說：「當人起瞋恚心，當怨恨的結還沒解開之前，便不是說法的恰當時機。或者是貪著淫欲、沉迷於女色，或者是驕慢自大、沒有絲毫的恭敬心；用這種種污穢不淨的心來聽法，即使聽聞妙法也都無法理解，所以，現在不是為國王說法的時機。」

國王就更加地鬱卒，心想：「都是因為這個人的緣故，害我生氣；由於生氣的緣故，佛陀不為我說法。哇！這下虧大了！」

結果國王只好向佛頂禮就要走回去了，一出門看到很多的虎狼猛獸圍著他，他只好趕快衝回到佛的地方。佛就問他：「你不是要告假了嗎？怎麼又回來了？」國王說：「外面有虎狼。」佛就說：「你認識這個人是誰嗎？」國王回答說：「不認識。」佛就說：「這一位就是被你關起來的給孤獨長者。他已經證得三果阿那含。你因為對這樣的聖者起了惡念，所以會遇到這些猛獸。如果你沒有回來的話，性命就難保了。」

國王就說了：「我這麼尊貴的人，卻有這樣的平民百姓對我不恭敬，剛才我面對這樣的屈辱，能夠忍受下來，實在很難啊！」這個就是「豪貴忍辱難」。

而給孤獨長者說：「我過去非常非常貧窮，窮到平常只有五錢，可是我一錢拿來供養佛，一錢供養法，一錢供養僧，另外一錢自己用，另外一錢留著作本錢。我這麼樣的貧窮，都能夠布施，我這樣也很難耶！」這是「貧窮布施難」。

國王身旁有位大臣，聽了有感而發地說了一段往事。有一天我看到盜賊在偷東西，結果盜賊把我抓住了。盜

賊說：「你看到我偷了東西，只要你不說出去的話，我就放你一條生路；可是如果你傳出去的話，我就把你殺了。」我回答說：「我是個持戒的人，如果我今天打妄語，做非法的行為，這樣墮了地獄，到時候誰放了我呢？我寧可讓你砍頭，也絕不打妄語。」這盜賊非常景仰這位大臣的英雄氣概，就把他放了。所以他說：「危險持戒難。」在這麼危險的時候，他還能夠持戒清淨，真得很難！

這時候另外有一位天人，有一天他受八關齋戒，結果來了一位非常莊嚴的天女。天人說：「呵！平常不來，我受八關齋戒的時候她才來。」他有感而發地說：「少壯捨欲難！」

這就是四難：「貧窮布施難，豪貴忍辱難，危嶮持戒難，少壯捨欲難。」

二、調直心馬

《眾經撰雜譬喻》卷1（4經）

（大正4，532a18-b23）。

欲求善果報，臨命終時心馬不亂，則得隨意往。

不可不先調直心馬，若不先調直心馬者，死賊卒至，心馬盤迴終

不如意，猶如王馬不能破賊保全其國。是以行人善心，不可不常在於胸心。

如果我們想要求善的果報，臨命終時，心能夠安住不亂，就可以隨心所欲，想要到哪裡就可以到哪裡。如果我們的心無法安住，就像野馬一樣無法駕馭，心猿意馬，就不能如自己所願。

話說，有一個國家的國王，之前沒有養戰馬，而鄰國卻養了一大批戰馬，戰馬跑得快，一下子就被鄰國入侵，措手不及。所以這國王想，這樣不行，於是他就花了一大筆錢買了五百匹的戰馬來鞏固國家。

養了戰馬以後鄰國就不再入侵了。可是，馬要不要吃草？馬當然要吃糧草呀！這樣子日積月累，花費也很龐大！希望馬兒肥又希望馬兒不吃草，哪有這回事？這時國王突然想出一個餒主意，馬只是一直吃糧草，對國家又沒有什麼幫助，吃了也是白吃。於是他就叫士兵們拉著馬來磨稻穀。本來磨稻穀是驢子在做的，現在叫戰馬來磨稻穀，他想這樣子物盡其用，看我多聰明呀！

由於馬平常不會乖乖地一直轉圈子磨，於是國王就下令士兵把馬的眼睛矇起來，馬這樣一直走，以為是在走直線，結果日久以後習慣成自然，就一直這樣迴旋。

鄰國有一天又發動戰馬攻打過來，國王很緊張，趕快把這些戰馬放出來，準備去殺敵！結果馬一跑就開始轉圈圈，轉啊轉的，當然沒辦法發揮戰力，很快就打了敗仗。原因就是這愚蠢的國王竟然把戰馬當驢子用。

佛就說，人也是一樣，經常心猿意馬，心很少是正直安住的。我們想要求得善的果報，臨命終的時候必須心馬不亂，能夠「直心是道場」，才能夠隨意到達善處。如果不先調直心馬，等到死賊突然來臨，我們的心馬一下子正直不了。平常沒有訓練，心一下子怎麼可能安定呢？心馬盤旋不安，猶豫不定，就沒辦法隨心所欲。就好像國王的馬不能破賊，不能保護他的國家一樣。

所以我們平常就要調心，這個很重要。我們行善一定要念念相續，念念都是善心，不要說平常惡事做絕了，臨死的時候才要行善，那已經來不及了。

三、少欲知足

《大莊嚴論經》卷2（9經）

（大正4，267a4-c25）。

我見是寶來，歷年甚久遠，
此寶毒螫害，劇彼黑毒蛇。
是故於此寶，都無有貪心，
觀之如毒蛇，不生財寶想。
如是膿污身，趣自支軀命，
會當捨敗滅，何用珍寶為？
譬如火投薪，無有厭足時，
人心亦如是，希求無厭足。
汝若憐愍我，教我少欲法，
云何以財寶，而以見示語？
夫少欲知足，能生大利樂；
若其多欲者，諸根恒散亂，
貪求無厭足，希望增苦惱。
能展手施者，此手名嚴勝；
受者能縮手，嚴勝復過彼。
若人言施與，是語價難量；
受者言我足，難量復過彼。

有一位比丘無意中在一個斷垣殘壁，發現到一個銅甕裝滿了金錢，他就趕快帶著一位非常貧窮的居士去那邊，告訴他：「那邊的大銅甕裝滿了很多錢，你可以拿去維生。」

沒有想到這個居士反問比丘：「請問你什麼時候看到的？」

比丘說：「我剛看到，我就趕快通知你呀！」

結果這位居士說：「我好幾年前就看到了，我都不動心，不會去動它，因為如果我貪財的話，萬一國王聽到，可能會遭受懲罰，或者被關起來，甚至惹來殺身之禍。」於是這個居士他就說了這幾個偈頌，大意如下：

我看到這個財寶已經經過很多年，可是這個財寶就好像毒蛇一樣會帶來禍害，它的毒甚至勝過黑毒蛇，因此我對這些財寶都沒有貪心，觀財寶如毒蛇，不把它作財寶想。我們的身只不過是濃血所假合，僅僅用來支持我們的生命，我們的身體早晚會敗壞，貪圖這麼多財寶有什麼用呢？就好像在火裡面投了木柴，投越多火越旺。這個在譬喻我們如果貪求財富的話，就好像在火裡面添柴火，貪欲的火會越來越熾盛。人心也是一樣，希求無厭足（厭足就是滿足），都不會有滿足的一天。如果法師你憐愍我的話，應該要告訴我如何修行、少欲知足，怎麼卻告訴我，哪裡有財寶讓我去貪求，你指引錯誤方向了。少欲知足可以產生很大的利益安樂，如果多欲的話，我們的六根就會散亂，貪求不滿足就會增加很多苦惱。

這位居士說了這麼多的法，比丘越聽越慚愧，這位比丘就非常讚歎他，對他說：「你雖然這麼貧窮，能夠安貧樂道，很難得。能夠伸手布施給別人，這樣的手是很尊貴的；而接受的人，他能夠少欲知足把手縮回來，這樣的手更加的尊貴。如果有人說：『我這東西布施給你。』這樣的言語是無價之寶；而接受的人，如果他說：『我已經足夠了，謝謝你！你可以轉給其他有需要的人。』這樣的言語，更加的珍貴。」

四、弓匠調角，水人調船， 巧匠調木，智者調身。

《法句譬喻經》卷2〈14明哲品〉
(大正4, 587a20-c12)。

弓匠調角，水人調船，
巧匠調木，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風不能移，
智者意重，毀譽不傾。
譬如深淵，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心淨歡然。

過去有一位婆羅門才二十歲，非常聰明，他學東西過目不忘，他覺得自己聰明絕頂，立下一個誓願：「天下技術要全部學會，成為天下第一，如果有任何一樣技術不精通的話，那

就不是明達之人。」結果他就拜訪了很多老師，琴、棋、書、藝、醫藥、天文、地理等，每一樣都很精通。他心裡想：「我要周遊列國跟大家比一比，希望能夠技冠群雄、留名青史。」

結果他就到別的國家去，看到一個人在做弓箭，選擇弓箭的材料，調角度，把弓箭調得非常好，強勁有力，射遠、射近都射得很準，而且弓箭做得很快。哦！做弓箭的技術我從來沒學過，如果跟他一比絕對輸，於是就拜弓箭的工人為師。因為這位年輕的婆羅門很聰明，一學就會，而且所學的技術還勝過他的師父，他供養師父以後就離開了。之後到另外一個國家要度河，看到一位船師，他划船的技術非常好，左舷、右舷、前進、後退，要到哪裡就到哪裡，能夠觀風向，又知道這水流哪裡有暗流、哪裡有險灘，都非常清楚。年輕的婆羅門想，划船的技術我也不會啊！要跟他比賽的話我一定輸。於是又拜船師為師，學習划船的技術，很快又學會了，技術又超過他的老師，供養老師以後又走了。

之後，又到另外一個國家，看到國王的宮殿非常莊嚴，雕龍畫棟，哇！

這個工匠的技術實在非常很好，工斧技術、尺寸、角度，各方面都非常好。他想：「工匠的技術我也沒學過呀，如果想要當天下第一，這個也要學。」學好以後，又勝過他的師父，又離師而去。

後來，他就遍行十六國，所向無敵。他就非常貢高：「我所有的技術都學會了，沒有人勝過我了！」

這個時候世尊出現了，世尊想，這個年輕人自作聰明，想當天下第一，想要度化他，於是示現為一位沙門，拿著鉢，穿著袈裟在他前面晃來晃去。

年輕的婆羅門一看：「嘿！你是什麼人？穿的衣服、所拿的碗（鉢）怎麼跟別人不一樣？而且還剃！這樣的人我從來都沒見過？你到底是什麼人？」

佛說：「我是調身之人。」

年輕的婆羅門從來沒聽過，竟然天底下還有一種人叫「調身之人」。他說請問：「那怎麼調身呀？」這時候佛就跟他說：「「弓匠調角，水人調船，巧匠調木，智者調身。」意思是

說，製作弓箭的人調角，船師善於駕馭船隻，工巧的木匠調木，而智者是調身之人。什麼樣的人才能夠調身？唯有智者才能夠降伏身心。

世尊就說：「例如一顆又大又重的石頭，無論多大的狂風都無法讓它移動。智者也是一樣，有智慧的人心性沉穩莊重，無論是誹謗他或是稱讚他，都不會動搖他的心志。例如很深的深潭，非常澄清明靜，有智慧的人聽聞到佛法，心裡也是充滿無限的清淨與喜悅。」

這個號稱天下第一的人一聽，天啊！竟然有這樣的人，那我怎麼當天下第一？結果他就很謙虛地請問這位智者，您能不能告訴我怎麼調身？佛就跟他說：「我是依著智慧與道德才有這種調身的能力，如果你要知道調身之法，那就必須要學五戒、十善、六波羅蜜、四禪、三解脫門，這些就是所謂的調身之法，你要當天下第一的話，這些你要先學會。你所說的弓匠、船師、木匠等等，這些技藝就算你學得天下第一，都還是在生死輪迴當中；但是你如果能夠調身心的話，就可以得到究竟解脫。」年輕的婆羅門一想，從此不敢再提天下第一了。

五、提婆拜見龍樹，鉢水投針

《大唐西域記》卷10「憍薩羅國」

(大正51, 929a24-b20)。

夫水也者，隨器方圓，逐物清濁；彌漫無間，澄湛莫測。滿而示之，比我學之智周也；彼乃投針，遂窮其極。

此非常人，宜速召進。

※《提婆菩薩傳》(大正50, 186c8-188a3)。

※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pp.201-202：

有一外道弟子，不忍其師之被破，乃乘間以利刃刺之曰：「汝以口破我師，何如我以刀破汝腹！」

命未畢頃，猶愍此愚頑而善遣之。為法不惜身，無我不瞋敵，提婆菩薩有之。

龍樹菩薩有一位弟子叫做提婆，這個故事主要是提婆要拜師的典故。提婆他是錫蘭人，遠渡印度要去拜見龍樹菩薩。

提婆要拜見龍樹的時候，他說：「我是提婆，我想要拜見龍樹菩薩。」弟子就去通報。結果龍樹菩薩就叫弟子捧了一個鉢，裡面裝滿了水，交給提婆。提婆一看，什麼話都沒說，拿了一個細針，啵！就把它放到鉢裡面去。

弟子把鉢捧回去給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就很驚訝，就問他，他有沒有說什麼嗎？弟子說：「他什麼話也沒說，只是投了一根細針在水中而已。」龍樹菩薩就很驚訝，說：「這個人真的是智者，他看穿了一切，料事如神，能夠洞察入微，這麼樣有才能的人趕快請他進來。」

弟子就說：「你們是在演默劇是嗎？都不說話，到底怎麼回事？」龍樹菩薩就回答說：「就像水一樣，隨著容器有方有圓，水就跟著改變；而且隨著你所裝的物品而顯現是清澈，或者混濁，如果你裝了髒東西當然是混濁；而且水能夠遍滿一切，不會有任何的空隙，一有空隙它就會填滿；水非常澄淨，澄淨到令人難以測量。剛才我以滿鉢的水提示給提婆看，這是在比喻我的學識、才智是多麼的淵博周密，無所不知，就像滿鉢的水。結果沒有想到，提婆卻投了一根細針，他意思是想要追根究底，啵！針就沉到最底下了。這個不是普通人，趕快請他進來。」

提婆仰慕龍樹菩薩的風範已久，如今因緣會合得以相見，但是看到龍樹菩薩的威儀，提婆不敢坐得太近，椅子坐得遠遠的，接著就說了一段高妙的道理，滔滔不絕就講了一整天。

龍樹菩薩聽了之後就對他說，你真是後起之秀啊！智慧超群、辯才無礙超過前人，我已經老了，佛法的希望就在你身上啊。龍樹菩薩就對提婆稍微讚歎一下，並對他說：「佛法弘揚就靠你了，來來來，坐近一點，不要坐那麼遠，你把座位移到前面來，再來好好談論奧妙的法義吧！」


提婆聽了以後，哇！一陣歡喜，就稍微顯露出一絲志得意滿，正要舒發己見、高談闊論的時候，抬頭一看龍樹菩薩，哇！整個腦筋一片空白說不出話來了。本來以為自己高談闊論，師父這麼讚歎，又把佛法重任交給他，覺得洋洋得意。可是一看到龍樹菩薩，突然啞口無言，畢竟人上有人，天上有天，因此他就非常謙虛地拜龍樹菩薩為師，乖乖地行弟子之禮。

有關提婆詳細的傳記可以參考大正藏 50 冊《提婆菩薩傳》。印順導師在《印度之佛教》也對提婆非常讚歎。提婆跟著龍樹菩薩學法以後，就弘揚各地破斥外道。而在他拜龍樹菩薩之前，當地有一座天神廟，聽說這位天神非常靈驗，他也想去，但天神廟的管理人不讓他進去，只能在外面拜。提婆說：「不行，不行，我一定要進去看到天神才行。」這管理人

受不了了，就說：「給你進去吧！」進去以後，他看到天神瞪著大眼睛，眼珠子是琉璃寶珠做的，於是他就登梯子爬上去，竟然把天神的一隻眼珠子抓了下來。提婆說：「天神應該是慈眼護念眾生，你為什麼睜那麼大的眼睛看眾生，我把你的眼珠子抓下來，看你還有什麼靈驗？（這在突顯其實不是靠天神的保佑）。」結果天神少了一隻眼睛怎麼辦？他挖了自己的一隻眼睛塞回去還給他，從此他變成獨眼了，因此大家就叫他「獨眼提婆」。

他雖然只有一隻眼睛，但是獨具慧眼。他極力破斥外道，弘揚佛法。有一位外道弟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師父辛辛苦苦建立的學說被提婆所破斥。因此他就拿個利刀，趁提婆不注意的時候刺殺提婆，並且說：「你用嘴巴破壞我師父的見解，哪裡比得過我用利刀刺破你的肚皮！」

在提婆還沒命終之前，提婆非常憐愍愍這位愚癡頑固的外道，叫他趕快走，而且指引他走更安全的地方。因為提婆的弟子看不到師父馬上會追過來，會對他不來。

因此印順導師說：「提婆為了弘揚佛法不惜生命，而且具足無我的精神、智慧，對敵人不起絲毫的瞋恨心，這麼樣慈悲地護念他人，實在是一位真正的菩薩行者，提婆菩薩的精神是值得我們讚歎、學習的。」

|新|書|快|訊| 中論講義 (全二冊)



- 主 編：釋厚觀
- 出版者：財團法人印順文教基金會
- 2016年11月出版 / A4(21.0公分×29.7公分)

《中論》是龍樹菩薩所作，闡揚緣起、性空、假名、中道、二諦等深義，中觀系之青目、清辨、月稱及唯識系之安慧等皆作《中論》之注釋書，對大乘各學派影響深遠。《中論》分二十七品，每一品都對眾生的各種偏執加以破斥，並顯揚緣起性空之正義。

本講義以印順法師所著的《中觀論頌講記》為底本，並加註清辨造《般若燈論釋》、安慧造《大乘中觀釋論》、月稱造梵本《淨明句論》等偈頌及青目釋的長行，另加上相關經論引文而成。

流通處

印順文教基金會
30268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九路28巷7號
電話：(03)555-1830
傳真：(03)553-7841

福嚴精舍
30065新竹市東區明湖路365巷3號
電話：(03)520-1240
傳真：(03)520-5041

慧日講堂
10489台北市中山區朱崙街36號
電話：(02)2771-1417
傳真：(02)2771-3475

梵語佛典教學與學習之心得筆記

文／常精進

——《中論》〈觀四諦品〉第18頌之觀行與義理解析（二）——

在上一期的《會訊》中，筆者分享說明了關於「三是偈」上半偈之語法上與義理上的解析，澄清了一些語法上的觀念。在這一期中，筆者將接續此一課題，進一步地分析說明「三是偈」下半偈的涵義。為了說明上的方便，於此再一次地將梵語偈頌呈現如下：

*yaḥ pratīyasamutpādaḥ śūnyatām
tām pracakṣmahe /
sā prajñaptir upādāya, pratipat
saiva madhyamā //*
(*Prasannapadā [ed. de la Vallée
Poussin 1913] 503.10–11*)

偈頌中之下半句 “*sā prajñaptir upādāya, pratipat saiva madhyamā*”，對應漢譯本「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之內容。關於這半頌的前半句相關字詞之文法解析如下：

sā: 指示代名詞，陰性、單數、主格，可理解為指涉前半頌中之「空性」（*śūnyatā*）。

prajñaptir: 漢譯大乘佛典常譯為「施設」或音譯為「波羅聶提」，對應漢譯頌文「假名」中之「名」，偈頌中為陰性、單數、主格名詞，源自動詞詞根 *pra-√jñā*。依據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 (s.v. *prajñapti*) 與《增補改訂パーリ語辭典》(s.v. *paññatti*) 之說明，*prajñapti* 相當於巴利語之 *paññatti*（有「概念」、「施設」等涵義）。《巴英詞典》(*The Pali Text Society's Pali-English Dictionary*) 指出，*paññatti* 為源自使役動詞 (causative) *paññāpeti*（非使役之第三人稱單數現在式為 *pajānāti*）的陰性名詞。據此，*prajñapti* 可理解為 *pra-√jñā* 之使役動詞 *prajñāpayati* 的名詞型。此外，《巴英詞典》亦指出，巴利語 *paññatti* 之語義可與其使役動詞 *paññāpeti* 的過去被動分詞 *paññatta*（「被設施的」，相當於梵語 *pra-√jñā* 之使役被動分詞 *prajñapta*）之涵義相互比較。這似乎暗示著 *paññatti* 一詞在理解上或說明上會與「被動」（*passive voice*）之涵義相關聯，而《巴英詞

典》所提供之直接的字面義“making known”（使令[某事物]被了知）似乎也暗示了此一被動之涵義。據此，*prajñapti* 一詞應有此類似的概念，如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以下簡稱 BHS）亦指出 *prajñapti* 之直接的字面義為“making known”。月稱論師在其注釋此頌文的長行中，以使役被動動詞 *prajñapyate*（「被施設為...」之意，為 *pra-√jñā* 之使役被動型，第三人稱、單數）來訓釋偈頌中之 *prajñapti*，這與上述之觀點有著某種程度上之呼應。然而，就嚴格的語源學（etymology）來說，*prajñapti* 應為 *pra-√jñā* 之使役動詞 *prajñapayati* 的名詞型。¹

upādāya: 不變化分詞（或作「絕對分詞」），源自動詞詞根 *upa-ā-√dā*（有「獲得」等涵義），原意與一般的「絕對分詞」一樣，表示某一動作發生之前（或者同時）的另一個動作，可理解為：「某法在『獲得』某種或某些條件後（或者同時）……」，可引申而理解為「依待……」的意思。在此一偈頌中，傳統上是採用此引申義而作「依待……」解。此對應漢譯頌文「假名」中之「假」，與上述之 *prajñaptir* 合起來可理解為：依待[因緣、條件而有]的施設。

關於此半偈之文法上的句法分析，在〈龍樹之論空、假、中〉（1984年）一文中，有如下之解析說明：

此中的主詞是 *sā*，是陰性單數，這顯然是指上半偈的 *sūnyatā* 而言：*sūnyatā* 亦是陰性單數。而 *upādāya* 或 *upā-dāya* 是『由……故』之意，表示某種理由。故這半偈的意思是，由于這空是假名，故他（空）實是中道。即是說，此中的主詞是空，而假名與中道是受位。又包含這意思，空之又稱為中道，是由于它（空）是假名之故。故梵文原偈並未把空、假、中三者放在平行位置，而強調由于空是假名，故是中道這意思。²

在上述〈龍樹之論空、假、中〉一文之作者的說明中，有許多觀念或是理解可能有待進一步的商榷，以下將一一地提出相關之澄清與說明。

關於“*upādāya*”的理解，〈龍樹之論空、假、中〉一文之作者認為：「*upādāya* 或 *upā-dāya* 是『由……故』之意，表示某種理由。故這半偈的意思是，由于這空是假名，故他（空）實是中道。」此一理解透露出一種因果句的關係，即「空是中道」的理由

是因為「空是假名」的緣故，我們在引文中看到其對此一觀點的重複強調，如說：「空之又稱為中道，是由于它（空）是假名之故」以及「梵文原偈……強調由于空是假名，故是中道這一意思。」然而，這樣的理解，恐怕無法得到文法上的支持，似乎也不見於諸注釋家的理解中，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主觀上的臆測。³

依據《漢訳対照梵和大辞典》中 upādāya 一詞的說明，這個詞確實有「由……故」之意，但《漢訳対照梵和大辞典》中並未給與此一語詞使用上之相關文法規則。因此，我們似乎可以理解，〈龍樹之論空、假、中〉一文之作者大概是基於上述關於 upādāya 之簡略而不清楚的說明，因而認為「三是偈」之下半頌的意思為「由于這空是假名，故他（空）實是中道」、「空之又稱為中道，是由于它（空）是假名之故」、「梵文原偈……強調由于空是假名，故是中道這一意思」。然而，當我們檢閱 BHS 中關於 upādāya 一詞的說明時，我們了解到，upādāya 一詞作「由……故」理解時，前面需有一業格（accusative）語詞搭配。在詞條 upādāya 的解釋中有如下之文字：

(1) on the basis of, with preceding acc. : (a) in view of, in consideration of, on the ground of, because of。

在上述之引文說明文字中“on the basis of”，其字面義為「以……為基礎」或「基於……」，有表達理由、原因的意思，在漢譯佛典中可相當於「……故」或「以……故」；而“with preceding acc.”的意思為「與位置在前的業格搭配使用」。此外，BHS 亦舉出相關而表達原因、理由的同義語，如“in view of”、“in consideration of”、“on the ground of”、“because of”等等。

關於 upādāya 此一涵義的實際用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402〈歡喜品〉中的一段經文可用來作為說明：

佛告具壽舍利子言：諸菩薩摩訶薩……應以無捨而為方便，圓滿布施波羅蜜多，施者、受者及所施物不可得故……（CBETA, T07, no. 220, 7b2-6）

梵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多》（*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與此相當的經文如下：

*evam ukṭe bhagavān āyusmantam
sāriputram etad avocat: iha sāriputra
bodhisattvena mahāsattvena
dānapāramitā paripūrayitavyā
aparityāgayogena deya-dāyaka-
pratigrāhakānupalabdhitām
upādāya*

(*Pañcaviṃśati* I-1 [ed. KimuraTakayasu
2007] 28.12–15)⁴

如是，世尊告舍利弗言：「於此，舍利弗啊！菩薩摩訶薩……應以無捨為方便來圓滿布施般羅蜜多，因所施物、布施者、受施者之不可得性故……。」

關於上面所引述之經文，依據 BHSD 所提示的文法規則，當 *upādāya* 一詞作「由……故」理解時，需有一業格 (accusative) 語詞置於其前而與之搭配，此業格語詞即是作為表示原因的內容；而此句關於圓滿布施般羅蜜多之經文中，置於 *upādāya* 之前而與其搭配的業格語詞為 “*deya-dāyaka-pratigrāhakānupalabdhitām*”⁵ (陰性、單數、業格)，意為「所施物、布施者、受施者之不可得性」，而此業格語詞即是作為「菩薩摩訶薩應以無捨為方便來圓滿布施般羅蜜多」的理由。在般若經中，相同的用例

非常多，如 “*akṣobhaṇatām upādāya*” (不動性故)、“*kāyika-caitasika-vīryāsraṃsanatām upādāya*” (身、心精進之無懈怠性故)、“*anāsvādanatām upādāya*” (無愛味性故)、“*prajñā-daṣṭprajñānupalabdhitām upādāya*” (慧與惡慧不可得性故) 等，都有一業格 (accusative) 語詞置於 *upādāya* 之前而與其搭配，作為表示原因的內容。

說明至此，我們可以較清楚地了解 *upādāya* 一詞作「由……故」理解時，其句法上的相關使用情形。現在，讓我們再一次檢視「三是偈」之下半頌的內容：

*sā prajñaptir upādāya, pratipat
saiva madhyamā //*

在句子中，特別是 “*sā prajñaptir upādāya*” 一句，我們發現置於 *upādāya* 之前的語詞 “*sā*” 與 “*prajñaptir*” 皆為主格 (nominative) 而非業格 (accusative)，就文法上來說，並無法與 *upādāya* 搭配而作為原因之內涵。因此，「由于這空是假名，故他（空）實是中道」這樣的理解在文法上恐怕是有問題的。究竟「三是偈」之下半偈應如何理解？

期待下一期再與大家分享梵語佛典之學習心得筆記！

- 1、在此簡短地附帶說明與“prajñapti”一詞組成結構類似的唯識學重要述語“vijñapti”。“prajñapti”與“vijñapti”二者間，就形式上來說，只有接頭詞上的不同。因此，“jñapti”的理解方式應是相同的。日本學者勝呂信靜認為：「vijñapti 是將vi-jñā（分別而知）之使役法 vijñāpayati（令知）之過去受動分詞 vijñapta（在被知著）改為名詞形的。」（參見高崎直道等著，《唯識思想》，頁124，華宇出版社，1985年）然而，就嚴格的語源學來說，此一觀點恐怕並不是很正確。如同在本文關於 prajñapti 的說明中所指出，vijñapti 應是 vi-vjñā 之使役動詞 vijñāpayati 的名詞型，應非是由 vijñapta 改為名詞形的。
- 2、《華岡佛學學報》第7期（1984年），〈龍樹之論空、假、中〉（pp. 101–111），p. 102。
- 3、無獨有偶，〈吉藏三諦說初探：以《中觀論疏》對〈觀四諦品〉第十八偈解釋為主〉（《中華佛學研究》第5期，2001年）一文亦有相同之理解：
其次，upādāya是「依……之故」之意，…… 因此，這下半偈的意思，我們可譯為：由於空是假名的原故，所以〔空性也〕稱之為中道。（pp. 295–296）
然而，這樣的理解，恐怕並不是那麼的正確。以下，將進一步說明 upādāya 使用上之相關文法規則。
- 4、此中關於出處之資訊中，*Pañcaviṃśati* 為 *Pañcaviṃśatisāhasrikā Prajñāpāramitā*（梵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多》）之簡略縮寫，I-1 之 I 指第一相應，1 意為第一冊。此一梵本《二萬五千般若波羅蜜多》其經文本身共分為八個相應，或許因第一相應較長，Kimura Takayasu（木村高尉）將第一相應分成兩冊出版。ed. 為“edited by”之意，Kimura Takayasu 為校訂編輯者，2007 為出版年，28.12–15 為頁28，第12–15行。
- 5、“deya-dāyaka-pratigrāhakanupalabdhitām” 為 deya（所施物）、dāyaka（布施者）、pratigrāhaka（受施者）、anupalabdhitā（不可得性）等語詞所組成之複合詞。其中，an-upa-labdhitā 為 labdhitā 加上接頭詞（prefix）an-（表否定之意）與 -upa-（有「趨近」之意）所組成的複合詞；此中之labdhitā 為陰性名詞 labdhi 加上抽象名詞語尾（suffix）-tā 所形成的陰性抽象名詞。

福嚴精舍金剛法會

謹訂於106年5月21日（農曆4月26日）星期日，上午8時至12時，為紀念 印順導師圓寂十二週年，於福嚴精舍舉行「金剛般若法會」。虔誠敬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及《佛說無常經》，以此誦經功德，祈願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正法久住、法輪常轉；並迴向法界眾生，六時吉祥、福慧增長。敬邀諸山長老、法師、居士蒞臨參加，同霑法喜。

當天台北備有遊覽車到新竹，請向「慧日講堂」報名。
電話：(02)2771-1417

福嚴精舍^{住持}釋厚觀 敬邀

法會流程

- 08:00~09:00 恭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 09:30~10:20 恭誦《佛說無常經》
- 10:40~11:25 佛前大供
- 11:30~12:00 午齋
- 12:30~13:10 歸依儀式

（流程若有異動，以當天公告為準）

中午敬備素齋供眾



我所認識的 印順導師

文 / 印海長老 整理 / 宋淨文記
地點 / 洛杉磯 讀書會 (收錄於印順導師基金會)

一、悲智增上的二大師

各位在這兒聽「成佛之道」，對印順導師的智慧很嚮往，我個人跟隨導師先後二十六年之久，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七五年，所以今晚利用這個短暫的時間，來談一談他老人家。我到台灣，第一個是跟隨慈航菩薩，他是台灣第一位肉身不壞菩薩。第二就是導師，這兩位大善知識，可以說是菩薩再來。慈航菩薩以慈悲為增上，導師以智慧為增上；我們學佛法就是以悲智為主要修學的目的。學佛的人，固然要發慈悲心，假使沒有智慧的慈悲，只有一半；沒有慈悲的智慧，也只有一半，必須要悲智雙運的。成佛果德稱為兩足尊，這兩足不是指「兩腳」，是智慧與慈悲圓滿具足，導師是具足悲願與智慧的！這不是一生一世學得來的，要有身體力行之體驗；而真正要做到，並不一定能

夠！今天能在這兒同各位談佛法，都要感謝這兩位老師！當然慈航菩薩已往生四十多年了；今天在人間的印順導師也九十六歲了，為什麼大家這麼想了解他呢？我想，他的智慧與悲願，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二、三種昆蟲的比喻

在講他的故事以前，我先舉個比喻。四十多年前，胡適之有一次在台大演講，他說了個故事：世間上有三種不同做學問的人，第一種是螞蟻式的學者。螞蟻為了活下去，要找東西吃，找到東西以後，就把它儲藏在一個地方，下雨、起風不能出來，就慢慢去食用，這樣就能活下來了。螞蟻式的學者，把過去古人的著作擺在前面，作為參考，慢慢湊合，但沒辦法使它變化，提綱挈領，組織系統出來。第二種是蜜蜂式的學者。蜜蜂採蜜回來，自己吃一點，又釀成甜而

有營養的蜜，供養大家享用。這是自利利他的人。第三種高明多了，蜘蛛式的。蜘蛛吃了蟲子等髒東西以後，從肚子裏拉出來，擺成八卦陣的蜘蛛網，這是一幅精巧設計的美麗網絡，作為攬獲食物用的。導師屬於哪一種呢？導師的佛學思想，在今天佛教中來看，不是螞蟻式，也不屬於蜜蜂式，而是蜘蛛式的。他讀經、論，經過消化以後，加以智慧的抉擇，有組織、有系統，探求本源而作應有的合理說明，不違背情理。所以今天大家為什麼對導師這麼樣的恭敬，宏印法師說，自從三武法難以後，也可以說從隋朝吉藏大師以後，能夠對佛法的空義發揮得這樣透徹的，找不到第二位。

三、佛教的比喻

再講兩個比喻：大家都知道釋迦牟尼佛有十大弟子，『法華經』中說：「假使滿世界，皆如舍利弗，如稻麻竹葦，不能測佛智。」意思是：假使這個世界充滿了舍利弗（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如麻、竹、葦草那麼的多，這無量無數的舍利弗的智慧集聚

在一處，也沒有辦法測量佛陀高深的智慧。簡單的說，一千二百五十人聲聞眾，這些常隨眾的道德、智慧乃至修證加在一起，也沒有辦法與釋迦牟尼佛相比。由此引出第二個比喻：導師有不少的學生，如演培、妙欽、續明、仁俊等諸位法師，還有我們再傳弟子們，集眾這些法師，也沒有辦法探知導師的智慧、思想。智慧有後天的加行努力，還有生得智慧。生得智慧就是他過去生中累劫以來所修集的。他對佛法的瞭解、體會，而且能夠從文字、語言、力行上表現出來，我們集眾人的智慧，也沒辦法與導師的智慧功德相比。

四、先得世俗智

導師不但對佛法有深邃的瞭解，世間法的故事人情也是熟稔的。他看事情，不是只看表面。我們看東西有近程、中程、遠程，每個人各有各的看法，可是綜觀全局，我們往往模糊不清。導師能把還沒到來的事，將來會得到什麼結果，事先告訴你，分析給你聽。你聽了以後，當時不一定能接受或瞭解，過幾年看，他沒講錯。

依佛法說，這叫世俗諦。學佛法不但要懂得世俗諦，還要懂得出世間的勝義諦。科學、文學、經濟學等，是世俗的智慧；人生宇宙的真相，佛法講的甚深義理，不是用世間智可以得到的，必須用最高的智慧才能得到。

五、來台的因緣與以後的困擾

我跟隨導師二十六年，可說是在他一生當中的黃金時代。他來台灣的因緣，在「平凡的一生」中有詳盡的敘述，其中提到的漫天風雨三部曲，帶給導師很大的困擾與障礙。當時外面甚至謠傳，導師被捉起來了，其實導師從來沒有被捉過，反而在善導寺開講五天的佛法講座，其中之一就是「解脫者之境界」。導師到台灣，最初的生活是很難度過的，普通人是過不去了。他遭受了很多人的誤解、誹謗，但是他從來沒有說過對陷害他的人一句不好聽的話。他今年九十六歲還健在，沒被打倒，這是他觀察緣起性空的妙方罷！

六、對經濟的看法

經濟方面，他不向人借錢，有好多錢做好多事，甚至人家送錢請他辦事，沒這個能力，也不要。他也不借錢給人，假如你真的有困難，他會幫助你，但是有限的。有居士知道導師有錢，有護法，可以幫忙借一借，他不做這個事，他寧可自己幫助你一點，你還不還沒有關係。他對我說：有人向你當家、或住持借錢，你自己的錢我不管，你絕對不能動用公家的一分一毫；這個錢是三寶的，你不能為你個人去做好人，將來要負因果的。他不但懂得佛法，對世間法了解得也很清楚。

七、自謙稱是慧增上的人

導師的思想專注在佛法上研究，可是他並不只是如此。他在著作中說：出家人，有一種專門求福的，一種專門修行的，一種專門研究佛法的道理的。求福的人，如建廟、修路，作社會慈善事業。老實修行的，打坐唸佛。另一種專門把佛法最難的道理，講出來、寫出來，讓人家理解。在這三方面，他是偏重於思想研究的。

但是他也造了很多福，他修建過好多廟：福嚴精舍、慧日講堂，後來又建了妙雲蘭若、華雨精舍。寺院建好修好以後，隨緣交託，許多當家、住持，並不是他的學生。他長於思辨、理解佛法，身體很虛弱，心力卻非常強。他二十三歲的時候從山頂滾到山底下去，幾乎跌死。二十多歲的時候，就骨瘦如柴。現在九十六歲了，他那腦筋裏面，卻像三、四十歲的人。像我們到了九十多歲，也許得痴呆症，退化了，他沒有。九十六歲的人，你提一個問題，他頭頭是道、清清楚楚講給你聽。很多事我們都忘記了，他還記得哪一天做了什麼事情，這是他個人多生以來，同旁人的不同。

八、用人的選擇

他先是建福嚴精舍，作為培育僧才之用；後建慧日講堂，走向外宏。最初叫我去當家，我心裏想，他老人家這個家不好當。我問他：「您的大弟子中，有演培法師、仁俊法師、續明法師，為什麼您不請他們當家，請我這個再傳弟子？」他說：我們浙江人的諺語，買東西要買最好的，但是買不到，差一點也沒關係，可以用嘛，

沒有金，就用銀呀！他說：不管你是金、銀、銅、鐵，只要能用就好。他用人的道理，只求將事情做好，換句話說，他對人的看法，是平等的。他用人就不懷疑，他從來沒有罵過人一句，即使你做錯了事，事後，單獨地與你討論：當然，已經做了，不談了，但這裏面有很多事情應該了解清楚，如何做得更好。我們有些事情去請教他老人家，他告訴你他的看法，他不是看一個路子的，他看三條路：好的、比較好的、比較不好的，他把三方面都告訴你，你去選擇。他看得遠，看得深，看得廣，看得真，我們都只看表面而已。比方說：那時福嚴精舍，我還在當學生，沒水吃，去挑水，這挑水吃是很苦的。有時候去打掘深井，剛好那段時間，天天下雨，一打就有水，不用挑水了，大家很高興。他說：你們不要高興，天下沒有一勞永逸的事！這就是諸行無常觀。夫妻也好，兒女也好，財富、地位、名權、情也好，不是永恆不變的。當時得到，很高興，一旦變化了，失掉之後就是痛苦。無常，從生理上的四相生老病死，到物理上存在成住壞空的現象，一切世間法，就在成壞生滅中循轉著，這是佛法的體驗。

九、探求佛法的本源

他對佛法的了解，不是從表面上看，譬如說，我們中國的法師講經說法，都是天台、華嚴、淨土、禪等，但是他要問：「這個根源在什麼地方？」他做任何一件事情，就像醫生看病一樣，先把病根病因找出來，才能治療。佛法從印度來，可是最初是怎麼樣形成的，而後經過時空的演變，又變成怎麼樣的情況，他去找這個東西。他的『妙雲集』著作裏面，有『性空學探源』、『唯識學探源』，探源這兩個字裏，代表一種求真的精神，探討他的本源。釋迦牟尼佛悟到人生的真相，也就是探求這個人生的本來面目。我們通常只看事情的表象，不問其因緣是什麼，有因、有緣才有果，因緣果報一毫不差的。

十、不囿於一宗一派

導師做學問，不只從中國傳統的佛教思想裏面探求，他更探索印度的根本佛教。中國佛教向來都是自稱某一宗一派，他不承認是一宗一派的徒裔，因為假如以自己一宗一派的眼光

去看一代時教，不是自高，就是貶他，思想不能廣泛，這是研究佛法的障礙。他從整體佛法的了解，用宏觀的宗教歷史眼光，判攝佛法的演變。他對學生，不強求我們專學一宗一派。有人說導師是研究三論宗，講空的；他從來沒有表明他是空宗的，或什麼祖師、論師的。他雖然在普陀山出家，也曾在那兒閉關、用功，可是沒聽他說過他是臨濟宗的第幾代。不但是現代，在印度也是這樣的，當時龍樹、提婆菩薩確實講空的，後來無著、世親的唯識宗講有，這樣兩個宗派就對峙起來了。空、有之諍，性、相之諍，後來到了我們中國唐以後的禪宗與淨土之諍，宋代永明延壽禪師提倡有禪有淨土，把禪、淨拉在一起了。太虛大師也是大通家，他後來對唯識與禪，講了很多，可是他是八宗平等宏揚的。現代很多學佛的沒有包容的度量，比方說，修顯教的人，對密宗就排斥；密宗看到學顯教的，都是不修行的。這就說明了，一個宗派成立了，有其主見、成見與偏見以後，就把其他的宗派否定了，這是佛教中很大的危機。

十一、佛教在印度滅亡之原因

釋迦牟尼佛在阿含中，說無我；到了大乘佛法時代，尤其到了後期，講如來藏、佛性、我，從無我又到大我，甚至流入了婆羅門的思想，是為了度化他們。事實上無我、如來藏，也還是要與空相應的，不是有外道神我的大我。又譬如，釋迦牟尼佛對出家人說要禁欲，因為當時在印度有一種縱欲思想，後來演變到密宗講無上瑜伽雙修法，這就與釋迦牟尼佛的原始佛教精神，完全背道而馳。所以，導師提到密宗之興與佛教之滅亡，從歷史的觀點、思想的演變，論到後來造成的副作用。

十二、對西方淨土的看法

導師對人間佛教有他卓越的看法。佛法講了生死，但中國佛教最後都偏重到「死」的方面去，這是反而求死不求生。尤其求生西方的淨土宗，強調臨命終的一剎那，如果不能正念提起的話，往生便無希望。著重於臨命終時，須知那只是生命結束的一個階段；平常不用功，只靠臨命終時，

是靠不住的！導師並不是不主張念佛；他主張念佛，但平常要有信心，要發願，而且要實行，真正做到信、願、行三資糧具足，才得往生。他追隨印度龍樹、無著、世親菩薩講淨土，講正確的因果，合于三經一論的要義。中國淨土宗強調，不但人念佛可以往生，畜生念佛也可以往生。他說有一個人家，念佛，養了一隻鵝，後來這鵝跟著人家念佛、繞佛，鵝死了以後，主人捨不得，就在後山挖了個坑，埋下去了，並做了一個墳墓。過了幾天，長出了蓮花，證明這隻鵝也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這是中國人強調彌陀願力的偉大。導師說求生淨土，第一要知道有極樂世界，第二要知道有阿彌陀佛，更要發願，還要念佛才能往生。信願行，三種資糧缺一不可，請問這個鵝，他知道有阿彌陀佛，有極樂世界嗎？知道有阿彌陀佛四十八願嗎？他若沒有，即不能往生極樂世界。所以念佛往生不是迷信的。

十三、大乘始源於小乘

有人說：「大乘非佛說」，實際上，大乘的思想是就小乘的根本思想加以發揮，並不是離開小乘有大乘。金剛經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是阿含經裏就說到的，是在講空。般若經講空，大空、小空、內空、外空，都是阿含的思想，只不過經過龍樹菩薩的體悟以後加以闡揚，沒有違背小乘根本佛教的基本思想。為什麼說「大乘非佛說」呢？這是巴利文系佛教對梵文系的「認為佛說」的錯誤認知。

文化之始，最初只是一個點，後來才慢慢成片。比如小孩子在池邊玩，拿個小瓦片，往池裏一丟，池水就現出了小漪漣，漸漸地整個一池塘的水都遍滿了漾波。釋迦牟尼佛最初的根本思想，是一個核心，三法印也好，四法印也好，經過後來大乘佛法的論師大菩薩把住他的根本思想，加以更廣泛的說明。好比這個瓦片丟下去，起個小漪漣，慢慢地牽連整個的波浪，文化都是如此。佛法是人文思想，更確切地說，超過世間的人文思想，是聖賢的思想，是聖賢體悟宇宙人生的一種真理，他們覺悟了以後，用種種方法表達出來。導師用智慧研究大乘佛法是怎樣發生、演變，從時間、空間乃至語文的變遷，譬如最早是巴利文，後來是梵文，再來又有藏文、

華文之翻譯等，文字翻譯上或許稍有差距，根本思想是阿含的，假如根本思想錯誤的話，那才可說是非法。

十四、菩提道次第廣論的倡印者

今天很多人在研究『菩提道次第廣論』，這是法尊法師翻譯，導師潤筆的。在台灣這本書最早是導師提倡印行的，當時他住在外雙溪報恩小築，日常法師也在那個地方親近導師，日常法師後來是專門弘揚這部論的。法尊法師帶回了很多藏系的佛法，有些是中國沒有的，如『辨了義不了義』、『入中論』等論著，這些都經導師潤筆，而對藏系佛教，他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十五、結說

導師這樣一位超時代的佛教瑰寶，早些年並沒有得到中國傳統佛教界的認可與推重，甚至受到排斥！導師的著書，有『妙雲集』、『華雨集』，還有很多部重要的大論著，在這些著作中，他把整個佛法的脈絡，整理出來，使人一目了然，有根據、有思想，讀來令人豁然貫通。此次只是大略的介紹他老人家為人、處事、對佛教的貢獻；多少年來，大家常讀導師的著作，對於整體佛法的體會，漸入漸深，老人家的法雨甘露，必將長養每一位的菩提善根，直至於久遠的未來。h

永恆懷念人間的導師

——與導師 26 年的法誼

文 / 印海長老

回想與導師之間的法誼，是啟始於 1947 年戰亂的年代，當時我剛進常州天寧佛學院讀書之時，就已拜讀了導師在上海大法輪書局所出版《金剛經講記》的小冊子（此講記後與心經講記彙編為《般若經講記》）。後來到達台灣以後，又加上師長大醒及演培法師口頭上不少的讚許，當時就對於導師深邃的智慧更加景仰。

1951 年我住善導寺的時候，導師人在香港，當時我是在寺裡參與法務與圖書管理的工作。1952 年導師抵達台灣後不久，就在善導寺擔負起《海潮音》月刊社長及住持之職務。我就在此因緣下，親炙導師成為門下正式學生，當時心中對於能夠親近大善知識感到分外的喜悅。等到跟隨導師一段時間之後，就愈能深刻體會，導師真是近代難得之佛學泰斗。由於善知識難遇，機會難求，所以就如此跟隨導師，直到 1975 年赴美前，先後共有 26 年師生的法誼。

導師於 1953 年首先在新竹郊區創辦了福嚴精舍（佛學院），我就把握此機會，離開善導寺轉入福嚴精舍繼續深造，一方面幫忙著寺務，一方面也在聽課，直到 1956 年受導師之命，擔任福嚴精舍山下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的講師，開始上台講經，當時第一部所講的經也就是《金剛經》。在福嚴精舍的這段期間，除了教學，也不斷接受導師佛法的薰陶，藉此跟隨著導師，也更能瞭解佛教正確的歷史背景與思想淵源。尤其是印度根本佛教的精神，與佛法在歷史長河演變裡，相互之關聯性。同時，也由於擔任當家和總務的關係，經常幫忙福嚴常住處理各類法務和瑣事，學習導師如何接待居士及處理寺裡財務，以及做人處事的道理。也因此學到了許多管理寺院和照顧僧眾的實務經驗。

1962 年我受導師之命，擔任台北慧日講堂的監院，並在 1964 年時開始接任慧日講堂住持的工作。我就如此跟隨著導師，一路從學生、總務、

監院、最後到擔任住持的職務。深刻體會到導師不但對佛法有著深邃的瞭解，重視溯本清源，揭示佛法完整的相貌。導師對於世間法的人情事故也是熟稔有餘的，他看事情並非只看表面，我們一般看事情只知近程、中程、遠程，但是綜觀全局往往模糊不清。但導師能夠把還沒到來的事，將來會得到什麼結果，會事先告訴你，分析給你聽。等聽了以後，當時還不一定能接受或瞭解，但過了幾年後，就會覺得他講的沒錯。依佛法來講，這就是世俗諦，而世俗諦就是要有勝義諦、出世間甚深智慧來引導。另外，導師一生曾遭受到不少誤解及誹謗，所以曾寫下自己是「在冰雪大地播種的癡漢」。但是我從來未曾聽導師說過對他誤解及誹謗的人一句不好聽的話，這就是老人家深觀緣起性空的妙方吧。

壹、七百萬言智慧的影響

導師是佛法思想的巨擘，雖然於今年6月4日上午由證嚴法師及眾弟子們陪伴下，在花蓮慈濟醫院圓寂，一世紀之生命已由燦爛光影歸於塵土。

但對於正法久住於人間的貢獻，已由一生中七百多萬字傑作的引導，遍灑法義於無常人間，成長、茁壯，引領學佛者通往無限未來，澤被眾多尋找佛法實義者的心靈。誠如我於去年春天在福嚴精舍慶祝導師百歲嵩壽致詞中所說：「導師揮灑了智慧佛法的光輝，照耀在每位佛弟子的心目中，使我們永難忘懷。屆逢導師於百歲嵩壽之際，謹此以數語表示對於導師無上的致意與誠懇的感恩。」

導師雖然上生了。但生平傾注畢生之生命力，以「正見、正信、正行」澄清佛法思想，引發近代佛教革新，以「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遠契釋尊化世本懷，如實還原佛法完整的相貌，揭示普世價值的人間佛教，啟發新世紀之不同膚色、不同國界、不同根性之世界性佛教的康莊大道。

慈濟的大愛，佛光山的普門，法鼓山的人間淨土，及當今教界，皆受人間佛教「此時、此地、此人」理念得以啟發，無論人文關懷、社會救濟、

普門文教、生態保護、心靈環保，都是由每一個人智慧之深刻體認中所孕育、成長，而推廣成為如今全球性的運動，振興大乘，弘揚淨土在人間的理念。此外，導師早年所創辦的福嚴精舍與慧日講堂，多少年來亦培養出眾多弘法於世界各地的精英僧才，導師曾說：「正法弘傳應以培養僧才為第一」，所以儒家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我認為，導師於提升正見之影響力，將繼續澤被於新世紀之學佛者，尤其對於西方開放文化日漸興盛的學佛大眾。所以我在慈濟醫院所召開宣布導師圓寂消息的記者會中說：導師不受宗派佛學束縛，宏揚正法，利濟有情，能適應未來時代。

貳、導師「不」是「平凡的一生」

我同時在記者會中曾說明遵照導師遺言：「捨棄繁文縟節，不組治喪委員會，不發訃文，懇辭花籃花圈、輓聯及奠儀，不傳供，遺體從速火化。」從導師生前所交代後事之啟示，即可以「平實」二字，代表導師生命前後的一致性。對於個人行持、操守的堅持，導師強調「如實」作風，「死亡，

如一位不太熟悉的朋友。他來了，當然不會歡迎，但也不用討厭。」

導師於荼毘大典後，留下了許多珍貴的舍利子，弟子們以繞行誦經表達對導師的景仰，我只能以「讚歎」二字形容。導師在人世間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為後世留下舍利子，供大眾敬仰。然而，有形的舍利僅為表象，導師生前就曾告誡弟子，不要執著有形舍利，應該傳承的是無形的法身舍利。什麼是法身舍利？就是含藏智慧的經、論，這才最值得世間所傳承、讚頌的舍利。導師過去曾提《舍利子釋疑》一文說到：「舍利不外是血肉精髓骨脂，經火化融冶成骨灰堅固的微粒。這在我國僧眾間，原是平常而並不太希奇的。」導師提醒弟子：「不要注重有形的舍利，而是要著重于先人在世間的貢獻。」因此，弟子們不執著有形，而是重視於無形的佛陀智慧——法身舍利。導師的舍利如今奉安在福嚴精舍後山「福慧塔院」裏供人敬仰，而他流傳於人間七百多萬字的著作，正是無形的法身舍利，引導世人實踐人間佛教的理念，而這也是導師所殷切期盼的。

導師晚年帶病延年，於百歲後捨壽而撒手人寰。「生命無常」本為自然法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得慧光照人寰。」偉大人間的導師雖然離開了我們，誠如《遺教經》所說：「得度者皆已得度，未得度者，已作得度因緣。」——七百萬言智慧之結晶，將繼續澤被於未來眾多的學佛大眾。所以我說：導師確是一位「不」平凡的一生。

叁、導師之西方淨土觀

我欲藉此機會，來論述導師對於釋尊以人間為本，立足於十方世界之淨土視野，以表有關於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觀：

台灣與海外許多修淨土法門的信眾，認為導師不信阿彌陀佛與貶低西方極樂世界，為此，在台灣近代佛教歷史上曾掀起很大波瀾。事實上，從原始佛教觀點所分析，導師在許多論述中，即談論過西方極樂世界，並且解說得非常詳盡。導師的說明，是與許多中國的祖師有所差異，到底導師的念佛觀有何不同？這對於修淨土法門之大眾非常重要。

1960年代在台灣修西方淨土的人很普遍。但皆認為導師是反極樂世界的，這事件曾經掀起了很大風波，信眾燒毀了導師《念佛淺說》、《淨土新論》，和《佛法概論》等許多文集，結果書局卻又來不及印行，買的人越來越多，由此即表明了導師的淨土觀，是與中國傳統祖師的念佛法有所不同：

1、導師的淨土觀完全是吸收了印度龍樹、馬鳴、無著，乃至世親等初期大乘祖師們淨土論書的闡述。佛法宏傳到中國以後，從隋朝慧遠大師、北魏曇鸞大師、唐朝善導大師以降，宋、元、明、清直到民國的印光大師，許多中國淨土宗祖師對於念佛的方法，是與印度祖師的念佛觀是有些距離的。當然，這是經由導師透澈研究印度佛教，與了解中國佛教歷史背景所作之結論，是真正瞭解問題所在。所以，導師並非反西方淨土，而是站在真理的角度來解釋其差異性。依此角度分析導師有關於淨土之看法，就不會有歧見了。

2、導師常提到念經要知經義，念佛要知佛的本願功德，如此念經才有效，如此念佛才真正能發願往生。假如念佛對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的內涵未能了解，那就不清楚阿彌陀佛偉大之所在。西方淨土法門提倡《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觀無量壽經》，與世親菩薩的《往生論》，這三經一論的原始資料皆淵源於印度。當三經一論傳至中國，經過時間的流傳，由於地域、語言，乃至於翻譯者不同觀念所侷限，所以中國歷代祖師對於淨土法門的說明，就開始與印度原始之淨土法門產生了差距性。

3、導師之淨土觀，是熟讀無著菩薩《攝大乘論》與世親菩薩《往生論》等有關於西方淨土的功德莊嚴後所彙集，世親菩薩是無著菩薩的親弟，是西方淨土的修行者，所以中國淨土宗的祖師都相當推崇世親菩薩。初期大乘更早還有龍樹菩薩，龍樹菩薩是大乘八宗共主，曾寫下《十住毗婆沙論》。《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有談到淨土法門，導師根據《易行品》之依據，曾說明修西方淨土有三項特色：「易行道、仗他力、異方便。」

一、易行道

龍樹菩薩於《十住毗婆沙論》亦有談到易行道，《十住毗婆沙論·易行品》談到念阿彌陀佛是最方便修行的法門，這一法門是「方便中之方便，捷徑中之捷徑」；念佛，是易修的法門，所以稱為易行道。大乘佛法也好，南傳佛教也好，講到修行即可分為二條道路：一為難行道，二為易行道。難行道就像釋迦牟尼佛、彌勒菩薩恆修三大阿僧祇劫，修百劫相好，難行能行、難捨能捨。一步步由初發心，十信、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覺、妙覺，歷經三大阿僧祇劫，乃至於究竟成佛，如此在時間長流裡廣修六度萬行，且遇到艱難亦能持續發願而不退轉、敗壞。如此修，才能成佛。曇鸞大師在註解世親菩薩《往生論》說明，修易行道就如同水路乘船般迅速，此為淨土法門，只要念佛一心不亂，就可往生淨土得不退轉——阿鞞跋致。

二、仗他力

第二，龍樹菩薩談到仗他力。導師在《念佛淺說》中說明念佛往生極樂世界並非單靠六度：行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就能得波羅密（解脫智），還得依靠佛力加被才能往生彼國，此為仗他力。「他」就是佛的大慈大悲、大願大力在冥冥中加被我們，這如同小孩靠父母，學生靠老師般來解決問題。人單靠自己是很難降伏煩惱的，當我們在念佛當下，唯有靠佛的力量、佛的悲願，如《無量壽經》「若有眾生，樂生我國，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覺。」如此，就是十念聲佛，佛亦會來接引我們往生極樂世界。這是阿彌陀佛願中之一大願。所以，念佛就必須依靠彌陀願力，不但是倚靠佛的四十八願，亦得倚靠自己願力修行：「信、願、行」。佛力雖然加被，但是如果自己沒有信心，不肯念佛，沒有發願，即使是終日念佛，佛也將無法度你。

念佛沒有方便就不能往生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每一願都是為眾生所

發，所以《阿彌陀經》中，要我們作到：「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依此發願，能與此願力相應即為仗他力。這不單是依靠他力，也必須要靠自己努力，自力、他力具足才能真正往生，這如同父母對子女的愛，雖然是無條件、無所求，但如果兒女不聽話，父母也沒辦法。老師教導學生雖然盡心盡力，學生不用功老師也沒辦法。為什麼？就是自己沒有努力，沒有發願立志修學。佛菩薩雖然大慈大悲，但並不能代我們解決無始劫來生死的問題，所以「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不然每一個人早成佛了。我們從無始以來煩惱太多，業障太重，佛雖然大慈大悲，但無法度不信之人，所以從此意義觀察，自力、他力二力具足，才能夠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三、異方便

第三特色是異方便，異就是特別的意思，特別的方法，佛的特殊悲願。異方便如同《法華經·方便品》中說：「更以異方便，助顯第一義」，運用特殊方法證悟第一義，第一義是最高

真理，運用特殊方法成佛，所以中國祖師明示念佛法門是：「利、鈍全攝」。利根如龍樹、馬鳴、世親菩薩都在念佛，就是等覺、妙覺菩薩在沒有成佛前，還是得靠佛力加被。大祖師、大菩薩且需佛力加被，何況我們鈍根凡夫？所以此為「三根普被」，利根、中根、鈍根，都可念佛往生。佛有最圓滿、最究竟、最慈悲、最神通妙用之果德救度眾生，念佛目的是成佛，成佛就要相信諸佛菩薩不可思議的本願功德，若無信心，念佛也白念，沒有信心，念佛也就浪費時間。所以，龍樹菩薩於《大智度論》說明：「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說明即使是一字不識之愚夫、愚婦，只要肯念佛，佛就會幫助你，只要有信心，智慧自然會增長，這就是異方便。異就是特殊方法，若不依此方便增長智慧、深入禪定，沒有仗佛悲願加持的話，也成不了佛。所以導師說明淨土法門有三種方便：「易行道、仗他力、異方便。」這並非導師所創，而是根據龍樹菩薩思想說明，許多學佛大眾只願讀中國祖師的注解，而忽略印度祖師的注解，這就是其中的差距。如此歸納、分析打開智慧，

既可瞭解導師並非獨創一門，而是從中國與印度祖師的論典中追本探源，以佛法研究佛法，而非所謂的「印順學」。其實，全部都是三藏十二部的觀念，假使是獨創，即非佛法，這即說明導師淨土法門之不同處。

肆、西方淨土的超越性

人有佛性，眾生亦有佛性，但是得靠人身才可真正修行，因為只有人有羞恥、向上、向善，向最高理想努力的心，成佛只在人間，所以《阿含經》說：「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也。」人間苦樂參半，所以知道修行，天上福大命大，富貴修道難，所以不知修行。導師雖然未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是他非常讚嘆易行道。導師所創「福嚴精舍」與「慧日講堂」在做早晚課時都念《華嚴經》普賢十願：「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懺悔業障…」這就是易行道。十大願王導歸極樂，十大願王第一願「禮敬諸佛」雖然身體沒有拜完每一尊佛，但是觀無量諸佛，見無數諸佛，所有佛就都禮敬了，這就是易行道。西方淨土只要持阿彌陀佛，

十方所有如來就都被我們禮敬完畢。我們供養一朵花、一枝清香給阿彌陀佛，所有佛的供養就都涵括在裡面，我們做晚課念《懺悔文》中偈說：「末香燒香與燈燭，一一皆如妙高聚。」妙高聚就是如須彌山一樣高，觀想供養燒香、香末、燈與蠟燭如妙高聚，以竭誠恭敬的心供養佛，雖然外在數目並未實際做到，但是有觀想，功德就會很大，這就是易行道不可思議的地方。

所以導師不但是念佛，還唱誦、觀想及供養無量諸如來的本願功德，導師並非是一宗一派的發揚者，而是從佛法整體觀察，透澈了淨土法門究竟方便之所在！這是導師智慧最深刻的不同處。

導師在 1960 年代於菲律賓佛教居士林講過：「求升天國與往生淨土」一文。一般外教徒會以為上天堂就是去極樂世界，極樂世界就是天堂，導師為釐清此一錯誤觀念，曾提過淨土與天國三項基本之不同：「平等而非階級，進修而非完成，上升而非退墮。」想到今天在西方基督教文化國

家裏宏揚西方淨土法門，導師所倡說的這「三料簡」之創說，是多麼的精關、超越，令人讚賞不已！

一、平等而非階級

修行淨土法門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以後，與佛平等無量光、無量壽，與諸大菩薩、大阿羅漢同為同學，在清淨環境裡聽聞佛法，修持正法，人人皆可成佛，奮力往成佛之究竟大步邁進。世間的神教世界裡雖然說：「神愛世人」，可惜如果不信就成魔鬼、墮地獄。六道輪迴的痛苦皆由對立、階級而產生矛盾。怨、親是相對緣起而無自性的，如果人平等、慈悲、憐憫的洞悉力生起，對立與衝突即可消融於無形，自性清淨無礙的智慧就會打開。而且吾人得生西方，得不退轉，見佛聞法，修福修慧，福慧圓滿，將來必定成佛，獲無量光、無量壽，與阿彌陀佛平等無別，沒有階級差距，這就是證明淨土與天堂最大之不同！

二、進修而非完成

有些學佛的人認為世間太苦，所以要逃到極樂世界，認為往生極樂是逃避、消極、悲觀、晦澀的人生。實際上極樂世界並非是逃難的處所，真正學佛者對於人生是積極的，極樂世界清淨莊嚴、不退轉，發願往生極樂後還要修神通妙用廣度眾生，如四十八願前十大願就是修各種神通：修天眼、天耳、他心、神足、宿命、漏盡等六種神通。神通之妙用如《阿彌陀經》：「其土眾生，常以清旦，各以衣祴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清旦就是早晨，於清晨憶想用種種衣祴盛眾妙華供養十方佛，請佛說法，聞法開悟，如此求福求慧就很快速，供養完畢，瞬間從他方世界回到極樂世界，念念不離三寶，若「念佛、念法、念僧」，如此修行，很快就能成佛而度眾生。所以不同於上昇天國，以為生天了，就一切圓滿成就，修學完畢了，可以享受天福，長壽了，不知道生天堂，只是過程而非目的。所以導師說：「求天不生天，願生佛陀前」（《成佛之道（增註本）》p.98）就是此意。

三、上升而非退墮

修淨土法門求生極樂後得不退轉，不墮三惡道，到達極樂世界並非去享受、享樂與享福，而是不斷的發願，修持福德與智慧，有了福德、智慧、神通還要回到人間來，這是乘願再來、倒駕慈航，回來度所有過去幫助他的人，而非由無明造業而受苦，感報而來。人為什麼有智慧？因為人有向善、向上、憶想及羞恥心，其他界的眾生並無此特點。如果認為念佛、仗佛願力往生極樂世界是求享用無限極樂，那永遠也將無法往生西方淨土。不知道西方淨土是「雙行道」——來去自在。「不違安養，再入娑婆」若是「單行道」，去了就不想來，根本就去不了。這是強調，西方淨土是大乘法門，同時留學西方淨土以後，只有上升，不會墮落的，決定不同於上生天國，福盡還墮三途的。

導師是位真正瞭解淨土法門的大善知識，求生極樂如同留學，學完歸來廣度眾生，度有緣人。所以極樂世界並非逃難之地，菩薩不住無餘涅槃，不住生死，不住彼岸，不住中流，這就是佛菩薩的願力，這需用智慧深入觀察的。

伍、真·善·美之究竟——淨

導師在 1950 年代出版的《淨土新論》雖然廣說十方淨土，可是最重要的還是談到西方淨土。「淨」代表功德莊嚴，一切功德圓滿，導師對此即有另一層的解釋：淨，是代表真、善、美的淨土；真代表科學、真理、實相；善代表宗教情操與慈悲為懷；美代表藝術與智慧美滿的菩薩道。極樂世界是無染淨土，極樂世界真實不虛，而非出於想像，極樂世界沒有惡業，圓滿無漏，是清淨莊嚴成就的國土，所以真、善、美的國土就用一個字表示——淨。

導師在花蓮慈濟醫院圓寂後，次日，僧團會議中，出家二眾推出要我為導師「起棺」、「舉火」說幾句法

語。我以誠懇悲痛的心情，在香山追念導師法會中起棺時說出：「法乳深恩無以報，唯有勤修二利行（自利、利他）；導師，您今撒手去，盼速返回再相逢。」在竹南勸化堂茶毗舉火時說：「法性湛然本不生，生滅盡在因緣中，緣生緣滅悉如幻，生滅滅已證無生。」我以此二頌偈語，竭誠地祝願導師乘願再來，倒駕慈航，憐憫有情，不違本誓：「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為人間，為末法時代佛教再入世，作度生之大業，繼續作為人間佛教導航的舵手！最後，也就以此二偈語，來結束「永恆懷念人間的導師」讚禮之悼文。同時，藉此，至誠的哀虔對導師，表示出無限崇敬的哀思！

導師上生七七日，西元 2005 年 7 月 23 日於美國法印寺含淚中完稿。🙏



印海老和尚生平事略

印海老和尚於西元一九二七年農曆十一月十二日生於江蘇省如皋市（原為如皋縣，後撤縣建市）如城鎮的南門橫八字巷內。其父劉子敬先生，湖北武昌人；其母陳桂夫人，江蘇如皋人。

其父因為生意的緣故，常常往來於湖北與上海之間，途中常於如皋落腳休息，故而娶陳桂夫人為二房夫人。因其父劉子敬先生在湖北另有正室夫人，故而常住如皋的時間不是很多，對陳桂夫人和幼小的印海法師並沒有盡到為人夫和為人父的責任，母子二人的生活仍舊依賴會紮紙活（俗話稱為紙紮匠）的外婆接濟。

後來曾經投奔湖北的父親，並於湖北就讀小學，適值日本侵略中國，抗戰爆發，年幼的老和尚又回到如皋繼續學業。隨著戰亂的來臨，母子二人與父親失去了聯繫，其母便改嫁廚師楊文長先生。幼年時與外婆一起生活，直至小學畢業。老和尚的日文基礎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打下的。因為日本人為了徹底的統治中國，在當時的

學校推行日文教育，以便對中國的兒童們洗腦，推行他們的殖民化教育，這段經歷，也為老和尚日後的翻譯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奠基作用。

老和尚的出家因緣是結緣於繼父鄰居家的一場佛事，正是這場佛事讓他認識了他的師公清詮老和尚。當時的老和尚，因為學習過日文，讓繼父的鄰居們知道了日本人的飛機所投下傳單上的內容。鄰居都認為這個城裡來的小孩非常聰明，竟然認識日本字。傳聞到了清詮老和尚的耳中，他認為老和尚具足慧根，加上幼年時對佛教的崇敬心，感動了清詮老和尚，生起要培養印海法師成為一代法門龍象之心，因此他鼓勵年幼的老和尚去法華庵出家。因自幼便受到了外婆的影響，對佛教也有基本的認識，對於寺院清淨的生活有著自己的仰慕之心。時機因緣已經成熟，老和尚在得到了外婆和母親的允許後，於一九三九年八月（時年十二歲），便到了當時在蘇北非常有名的定慧寺下院法華庵依清詮老和尚的徒弟智明法師剃度出家。

自此之後，年幼的老和尚便在法華庵開始了沙彌生活，直至一九四七年（時年二十歲）離開法華庵去寶華山求受具足戒為止。在這段沙彌生活時期，少年老和尚除了每天的早晚功課外，還學習瑜伽焰口，背誦《金剛經》、《法華經》等當時用於超薦佛事所用的通用經典，同時白天還要從事體力勞作，耕種寺院所屬田地以及寺院的其它勞力工作。年少志高的老和尚對這樣的生活並不滿足。那個時期的法華庵以及周圍的寺院中的出家人，都忙於應付經懺佛事，對於佛法的弘揚是無暇顧及的，因此沒有僧伽教育。年輕的印海法師不滿足於現狀，逐漸生起要去佛學院學習的決心，探索佛經中宇宙人生的道理。

七年的沙彌生活，年輕的老和尚不僅學習了一個出家人所應當學習到的知識，也學習到了待人處世的道理。這七年對老和尚人格影響極大，特別是能隨順環境隨緣行事，體會社會大眾的心理，以及穩重、腳踏實地、和平處世的道理。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年滿二十一歲時，老和尚奉師祖和師父之命，負

笈聞名全國的律宗道場—南京寶華山隆昌寺求受具足戒。戒期圓滿後，師祖清詮老和尚本希望印海法師回歸祖庭法華庵任住持。但是對於當時充滿求知慾的印海法師來說，法華庵的住持一職並沒有吸引力，反而是對江南幾所佛學院充滿了嚮往。因為經歷了父親遠離，母親改嫁，被迫失學和外婆往生等無常的生命起伏，印海法師養成了從小即能思考人生問題，以及生起了追尋生命的究竟出路之心。基於此，印海法師婉拒了師祖的要求，而決心前往著名的常州天寧寺佛學院求學，滿足求知的慾望，追求佛法高深的道理，以期實現出家最高的理想。

進入天寧寺佛學院後，對佛法知識充滿著渴求的印海法師，如飢似渴的吸收佛法的營養。不僅接受叢林規矩的訓練，學習正統佛教的禮儀和規矩，也學習到諸多佛學課程，為日後從事佛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除了佛法課程外，印海法師還學習到國文、歷史、地理、英文等社會知識。這些課程的學習，堅定了印海法師終身為佛教的意志以及未來弘法度生的理想。



· 台灣時期

一九四九年，年僅二十三歲的老和尚，因為時局的轉變，隨著軍隊撤退到台灣。經過一番艱難的輾轉，老和尚考進了由慈航菩薩在桃園縣中壢市圓光寺創辦的台灣佛學院。因為收留的僧人太多，以致圓光寺的經濟壓力大增，最後不得不讓這批來自大陸的年輕僧人提早畢業。慈悲的慈航菩薩帶領這批年輕法師轉移到靈泉寺佛學院繼續學習，一年後又轉進到台北縣汐止彌勒內院，學習了兩年。在一九五二年八月，老和尚進駐台北善導寺，正式跟隨印順導師學習佛法。

一九五三年，老和尚從善導寺轉入由印順導師創辦的福嚴佛學院繼續深造。在這段時間內，他跟隨演培法師、續明法師、仁俊法師和印順導師等高僧學習佛法，受益頗豐，對佛法有了更深的認知。一九五六年四月，印海法師開始擔任福嚴精舍山下的新竹一同寺女眾佛學院的講師，開始講授《金剛經》。在這段學習的時間內，印海法師受到了印順導師佛法思想的薰陶，對佛教正確的歷史背景

和思想淵源，以及印度根本佛教的精神，有了正確的認識。在此同時，印海法師還擔任監院和總務之職，幫忙處理各類事務，從這些工作中，他學到了不少寺院管理和照顧僧眾的實際經驗。

印海法師於一九五八年，親近續明法師於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佛學院，協助教學並擔任佛學院訓導之職務。於此段時間，印海法師教學相長，研究並宣講《賢首五教儀開蒙》。印海法師在親近續明法師時，續明法師的為人處世哲學和學問，都成為印海法師的學習楷模，給他很多啟發，學習到於教界如何應對進退的禮節。

在台灣期間，老和尚於一九六三年擔任台北慧日講堂監院，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五年接任慧日講堂住持工作，一九六七年擔任太虛佛學院副院長，一九六九年又接任新竹福嚴精舍住持，並兼任佛學院副院長。除此之外，印海法師還先後擔任竹北菩提佛學院講師，台中中華佛學院講師，基隆正覺佛學院講師。

· 美國時期

一九七五年三月，受到善導寺雲霞老和尚（也是來自祖庭如皋定慧寺的老和尚）的鼓勵，加上當時國際情勢之變化，老和尚接受了紐約東禪寺浩霖法師的邀請，在紐約宣講《觀彌勒上生經》，以紀念恩師慈航菩薩上生彌勒十八週年。並於此期間，順利取得了美國綠卡。後得到印順導師的允許，於一九七六年回到台灣請辭退了慧日講堂住持之職，計畫赴美專心弘法。

一九七七年春天，從台灣遠赴洛杉磯尋地建寺。在發心居士的護持下，於洛杉磯蒙特利公園市的嘉惠爾大道上買下了一戶民宅。這戶民宅有前後兩棟房子，他將前面一棟佈置成佛堂，後棟則作為僧寮，取名為法印寺。印海法師是第三位在洛杉磯建立寺院的中國法師，是來自台灣的第一位法師。因此吸引了不少信徒來法印寺參加共修法會。因為有了法印寺，後來不少來自亞洲的法師，也陸續來美，藉法印寺弘法度生，以此為據點，從此洛杉磯開始陸續有了華人寺院，如西來寺、聖能寺、觀音禪寺、法光寺等華僧寺院。

在法印寺創建初期，由於老和尚只有孤身一人，事必躬親。白天處理寺院事務，晚上還要補習英文，為入籍美國作準備。儘管印海法師事務繁雜，但是一直以來，他仍然持著「弘法是家務」的職責，為當時缺乏各種佛學資訊和佛教弘法人才的美國社會，提供著戮力而為傳播佛法的工作，為撫慰當時缺乏心理安慰的華人移民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法印寺落成後，老和尚一邊講授佛教經典論著，一邊利用閒暇時間翻譯了不少日本學者的佛學著作並加以出版，為大眾結緣。

老和尚身為中國出家人，雖然身在海外，但是心繫祖國的佛教事業。在得知中國政府改革開放，並開始落實宗教政策，於離家三十多年後的一九八三年八月，回到了家鄉江蘇如皋探親，並前往祖庭如皋定慧寺參拜。當時的定慧寺剛剛落實政策，百廢待興，寺院內還有很多房子被在家人佔著，出家人只得住在四天王殿中。老和尚見此情景，心如刀絞，便發願要盡自己之全力重興祖庭，振興家鄉佛教。自此，老和尚將自己畢生積蓄全部用於祖庭復修。同時，利用回國的這段時間，到京滬線上的各大叢林參訪並親近仍然健在的高僧大德，



對這些在逆境中仍能不忘佛教責任的大善知識而心生敬佩，也進一步激勵了老和尚為教忘軀，為法忘命的責任感。他默默發願，要向這些在逆境中仍牢記責任的高僧大德學習，要盡形壽為法為教獻身命。自此，老和尚為了家鄉佛教的復興，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貢獻。

初到洛杉磯時，當時的華人還沒有現在這麼多，華人超市也不多，而適合華人口味的食物需要到中國城去買。創寺初期，不僅面臨生活上的艱困，同時也面臨佛教學習資料的缺乏。生活上的困難可以克服，學習佛法卻資訊匱乏，因此老和尚利用每次到台灣等地弘法的機會，盡量隨身攜帶佛學書籍、弘法錄音帶等弘法資料回美。並從法印寺不多的空間開闢出一塊地方作為法印寺文教中心，以便大家學習或者借閱學習資料。在法印寺搬遷到現在的新址後，又特別購買一塊地，用以建築專門的法印寺文教中心圖書館。現在的法印寺文教中心圖書館，可說是美國西海岸佛教寺院中，規模最大且免費對外開放的佛教圖書館。現在館內各種語言的佛學藏書多達五萬冊，而其它涉及到教育學、心理學、養生學、文學、歷史

學、醫學等生活類的資料也有數萬件之多。目前圖書館的會員人數也以超過萬人。法印寺的圖書館已經成為南加州華人獲得精神食糧的好去處，對於佛教在美國的推動，有著積極的意義。

法印寺不僅有自己的圖書館，更出版《覺有情》期刊，以方便大家交流學佛心得。《覺有情》最初只是一份《法印寺視聽通訊》，經過印海法師帶領眾居士經過長期耕耘，逐漸成長為一份內容豐富多元、文情並茂的佛學刊物。發行業超過三千五百本，範圍遍及亞洲、美洲等國家和地區，受到大眾歡迎。

老和尚除了主持法印寺法務和講經弘法外，也常受邀參與其它寺院的法務活動。一九八六年，受邀擔任美國西來寺傳戒法會的教授和尚；一九九二年四月，亦受邀擔任台灣佛光山傳戒法會的教授和尚，並講解《比丘四分戒本》；二〇〇一年秋，亦受邀擔任台灣基隆市靈泉寺三壇大戒的教授和尚。在美國，亦曾擔任紐約莊嚴寺的董事及美國佛教會的副會長，並擔任舊金山大覺蓮社的社長和董事長。

· 老和尚的思想傳承

老和尚一生的思想，基本是得自於台灣的慈航菩薩和印順導師，從慈航菩薩處主要是繼承了慈悲，而從印順導師處則繼承了智慧。

老和尚初到台灣時，即是因為慈航菩薩的慈悲接納，才有了落腳之地，並能跟從慈航菩薩學習佛法。當時的台灣沒有正式的僧伽教育，從大陸去台灣的年輕出家法師也是舉目無親，不知去往何處。慈航菩薩毫不猶豫的收留了這批年輕法師，使他們有了安身立命之處。這個時期到達台灣的年輕法師，大部分都得到了慈航菩薩的恩惠。因為慈航菩薩對這批年輕人的關愛，才有了後來台灣佛教的振興。慈航菩薩對當時佛教人才的培養與愛護，是不遺餘力和不畏艱難的。慈航菩薩為了讓佛教十大宗派能後繼有人，從當時的圓光寺佛學院的畢業學僧中選了最優秀的十位。並以抽籤的方式，為他們定下了以後專修與專研的一個宗門。老和尚抽到了「唯識宗」，開始研讀唯識學派的論著，打下了紮實的唯識學基礎。

在跟從慈航菩薩學習的三年多日子裡，慈航菩薩的愛人如己、深具包容心的慈悲精神，令老和尚難忘並受用一生。後來的老和尚發願弘法度生，注重教育，包容別人，發揚慈悲之理念，以及之後的遠渡重洋到美國洛杉磯創建法印寺，都是受到了慈航菩薩的影響。

在圓光寺學習時，老和尚還結識了一位亦師亦友的忘年之交，即是律航法師。律航法師是以中將身份退伍後再出家的，中國文學素養極深，便經常為學僧們講授四書五經。而他的專修淨土、一心念佛求生淨土的信念也深深的感染了老和尚。在二十四歲以前，老和尚尚未選定深入修持的專修法門。從律航法師處聽聞了不少淨土思想，逐漸學習了淨土的經論，又跟律航法師到各地參加佛七法會。在耳聞目染的薰陶下，對淨土法門逐漸生起堅固的信心。特別是在一九五一年，在苗栗大湖法雲寺的佛七法會中，印海法師親見瑞相，見到了咖啡色阿彌陀佛身現前，令其信心大增，從此奠定了以淨土法門為此生修行法門，再也沒有任何懷疑。

老和尚從二十五歲至五十歲的二十六年期間，一直跟隨印順導師研習佛法。這是人生階段的黃金歲月，印海法師跟隨印順導師，一路從學生、總務、監院，最後到擔任住持職務。印順導師對佛法有深邃的了解，重視追本溯源，回歸釋尊本懷，對大乘佛教有著極深的研究。對世間法，印順導師也是能從表面看到現象，綜觀全局，事情一旦發生，他就能從表面而透視到本質。印順導師的這種通曉世俗諦的智慧，即是來自於導師對大乘佛法，特別是對緣起性空學的修學。導師一生曾遭到一些誤解和誹謗，但是印海法師從來沒有聽到印順導師說過任何一句怨言，這應該就是印順導師緣起性空觀所展現的般若智慧吧。導師的般若智慧對印海法師後來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

慈航菩薩和印順導師，是老和尚的大善知識，都是菩薩乘願再來。慈航菩薩是以慈悲增上，印順導師則是以智慧增上。慈悲與智慧是修行者所追求的目標，只有兩者具足，方能成就無上菩提，缺一不可。兩位大善知識都是悲智雙運的圓滿具足者，他們的慈悲與智慧，一直影響着老和尚，直到現在。

· 不忘師恩，對祖庭的回饋

自一九四七年離開如皋後，直至一九八三年，儘管老和尚一直在海外輾轉弘法，但是他的心中一直沒有放下對祖庭的牽掛。特別是在得知共產黨的宗教政策得以恢復後，心中便生起要回國看看的念頭。在一九八三年，拿到了美國護照後，印海法師便立即登上了回國的飛機。

因為經歷了十幾年的浩劫（佛教不僅僅受到了文革的衝擊，其實應該更早於文革），儘管落實了政策，但是當時的祖庭定慧寺依然沒有能全部歸還出家人。當時先回到寺院的樹德老和尚和幾位老和尚只能擠在原來的天王殿中，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都是在這裡完成。老和尚看到了這樣的情景，內心十分激動，他發心要協助祖庭恢復。於是他拜訪了當時的統戰部和宗教管理部門，利用他海外身份，促使政府部門能儘快歸還被居民佔有的寺院殿堂。因為他的呼籲，政府部門克服困難，先將大殿騰空歸還。大殿雖然歸還，可是裡面空空如也，沒有佛像供奉。於是老和尚來到了天寧寺，因為他知道天寧寺內當時有不少

佛像沒有被毀壞，他找到了當時寺院的負責人宏德老和尚化緣，老和尚很慷慨，給了一套西方三聖像，於是定慧寺的大殿有了佛像供大家來禮拜。而當時回到寺院的出家眾都是年老的老和尚，於是他出面動員他遠在新疆勞動的徒弟雪峰法師回到祖庭效力，雪峰法師當時還不到五十歲，正是年輕力壯之時，他的到來適時地解決了當時定慧寺的很多難題。回到美國後，印海法師則繼續為定慧寺的恢復而努力，他不僅拿出了自己的積蓄，更是在信眾中為定慧寺化緣。可以說，定慧寺恢復的初期，印海法師極盡全力，為定慧寺的復興作出了極大的貢獻。正因為有了老和尚等海外大德的支持，定慧寺才得以順利地在一九九二年舉行了全堂佛像開光並住持陞座慶典。

對於老和尚來說，他的祖庭不僅僅是定慧寺，還有他沙彌時期生活過的法華庵。但是因為早期宗教政策對寺院的恢復是有一定的規劃的，因此老和尚恢復祖庭的想法則一直埋在心裡，等待因緣的成熟。二〇〇〇年的某天，他接到了來自國內的電話使他激動不已。因為他的弟子雪峰法師在來電中告訴他，政府宗教部門已經同意以佛事活動點的形式，將法華庵作為

活動點進行恢復性建設。於是老和尚回國商量法華庵重建事宜。他委託雪峰法師全面負責寺院重建工作，並拿出自己的積蓄作為法華庵的重建基金。當時的雪峰法師不僅負責法華庵的重建工作，還負責九華地藏寺的重建工作，然而因為過度辛勞，於法華庵重建不久，就中風生病了。於是，老和尚將負責法華庵重建的部分工作交給了宏正法師。在老和尚的主導與雪峰法師的指導，以及宏正法師的具體操作下，法華庵於二〇〇四年將天王殿、大殿和兩邊廂房建設完工，並完成了大殿全堂佛像的雕塑工作，並將法華庵改名為法華寺。於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法華寺舉行了全堂佛像開光儀式，並同時舉行了宏正法師任法華寺住持的陞座慶典。在二〇一〇年，法華寺又開始修建藏經樓並於二〇一一年落成。至此，法華寺完成了傳統的佛寺建築格式，天王殿、大殿和藏經樓的三進格局，加上兩邊的廂房，法華寺基本已經成為了一座有規模的寺院。

老和尚一生省吃儉用，他的大部分積蓄全部奉獻給了兩個祖庭的重建。這正是他為了報答師長恩和三寶恩的具體表現，因為他始終認為沒有佛教，就沒有他今天的成就，所以他發願一定要盡此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塗苦”。

· 老和尚一生的志業

老和尚一生不僅致力於佛法的弘揚，同時也以翻譯日文佛學書籍為自己的終身志業，至今已經翻譯出版了四十八本著作。

因為老和尚從小接觸過日文，對日文一直有著濃厚的學習興趣。在一九六七年太虛佛學院任教期間，持續進修日文並瞭解日本文化。當時佛學院的日文老師為印海法師介紹了不少日本佛教的現實狀況。印海法師也就是在這個時期開始日文佛學書籍的翻譯，一是因為自己的興趣，一是因為教學的需要。印海法師認為日本佛學雖然受到中國佛教的影響極深，也是以闡揚大乘佛教為主，但是日本佛學者更懂得運用現代的科學方法對歷史進行考證以及分析，讓接受西式教育的現代人容易接受佛教。日本佛學不但遵循印度傳統佛教思想，也將中國歷代祖師註釋經論的方法和修學體驗融合在一起，將佛法中深層義理表達無遺。他們運用現代科學、哲學和心理學特殊語言與分析技巧，條理分明地將大乘佛學轉化為具有科學化、同質化、普遍化的特質，普為現代人所能接受。

老和尚認為只要先瞭解了中國佛法，掌握大乘佛教浩瀚思想之重點後，就比較容易研究日本的佛學。但研究日本佛教，並非是說中國佛學不如日本佛學，而是由於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積極吸收西方的科學方法論，所以日本佛教也是緊跟時代的步伐前進。日本佛教學者做學問的技巧，對於現代人來說，不但容易掌握，也比較容易引起共鳴，因為日本學者採用科學的理性思惟方式，可以讓人在短時間內掌握某部大經大論的重點。因此，在日本大學裡，佛學研究不但成為一門普遍的學術研究；同時，由於日本佛學研究的考證資料非常豐富，吸引了很多歐美學佛人士遠赴日本研習佛法。反觀現代的中國佛教研究，雖然也不算落後，但是研究方法和研究的深度還是遠遠不夠，特別是歷史考證和現代科學方法論都稍嫌遜色。而佛教教育在日本相當普及，學院培養了不少的高層次人才，在研究方面非常重視嚴謹考證和邏輯推演，而不是一下子就進入形而上的抽象理論。

基於印海法師希望利用日文佛教的研究方法來推動中國佛教研究的進步，他堅持一年出版一本譯著。不少譯著在兩岸都有著深遠的影響。譬如《淨土教概論》、《華嚴學》、《律

宗概論》、《淨土教起源及其開展》、《楞伽經親聞記》、《大藏經入門》、《中國佛教思想論》、《十住毘婆沙論》等數部論著。在二〇〇五年，由台灣嚴寬祐基金會發心出資發行，集二十四冊成《法印佛學全集》一套，贈送海內外各大學圖書館和各大寺院圖書館。後來陸續出版了不少譯著，就以《法印佛學全集》為名，一直延續下去，至今已有四十八冊。

· 化緣已了 捨報西歸

二〇一五年的二月五日，老和尚色身染疾，致半身不遂。儘管身體行動不便，老人家仍堅持整理翻譯之資料。畢竟年事已高，恢復不易。老人家於今年年初，色身變得極度虛弱。在精神體力恢復之時，一直給身邊照顧的人開示「生老病死苦」，不要貪戀色身，要發菩提心，求生淨土，彌陀座下，聽經聞法，位證不退，再乘願再來，不要隨業而轉了。於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的前幾日，老人家就告訴身邊的人，說他要走了。我們都不相信，覺的老人家在跟我們開玩笑。在二十五日白天，老人家前所未有地排泄三次體內穢物，在最後一次清理好後（晚八點），於睡夢中（九點半），得彌陀接引，回歸極樂。直至臨終之時，老人家仍是思惟清晰，無絲毫顛倒迷糊。

· 結語

在苦難中成長的老和尚，一生中無論遇到順緣，還是逆緣，從不曾忘記佛法，不曾忘記出家人應盡之本分。抵達台灣後，他親近慈航菩薩和印順導師，從二人處體驗和學習到了佛法的慈悲和智慧，成為他一生受用的法寶。他一生都是以「師志為己志」，一生都是以二師為自己的榜樣，學習二師為佛教、為眾生的偉大菩薩精神。後來到了美國，他創建法印寺，法印寺的一切法務活動也都是圍繞著弘法利生，傳播佛法的慈悲與智慧，使大眾得到法益。真正使佛教在美國扮演著穩定社會人心的角色，促進佛教多做一點善事，多發一些光，無論環境有多艱辛，他依然在逆境中站穩腳步，求安定、求進步、忍辱負重，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老和尚一直在向成佛的光明道路上，無所分別、奮力邁進。他的這些精神將會為後人所繼承，他的懿德將會為後人所牢記，他一生的行持修為都是我們後人的榜樣，將激勵我們為續佛慧命而奉獻自己的一切。卍



弔念 印海長老

文/釋通智(紐約東禪寺住持)

印海長老圓寂悼詞

(註明：由於時間關係，此悼詞並未在追思會上宣讀，與諸位分享，以示對長老的懷念之情)

尊敬的諸山長老、大德法師、護法檀越、善信親友：

今天，我們心懷不捨，恭敬虔誠，集聚於此，頂禮悼念^上印^下海老和尚，為老和尚送行，送老人家最後一程。

傳曹洞正宗第四十八世如皋定慧法華堂上、美國洛杉磯法印堂上，^上圓^下修印公老和尚，於西元 1927 年農曆十一月十二出生於江蘇如皋，今塵世化緣已盡，功圓果滿，於西元 2017 年 2 月 25 日（農曆正月廿九）亥時，安詳舍報西歸，享年九十有一。

在側弟子，佛號聲聲，
恭祈和尚，蓮開上品，倒駕慈航。
卜築明心，萬里春風點頑石；
望頤捨壽，今生佛果證靈山。

此生何幸，與老和尚同裏！老和尚是我們家鄉的驕傲。剛出家時，經常

聽到他老人家的鼎鼎大名，人們言談間對他流露出無限尊重敬仰，氤氳成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最初形象。初次與老和尚見面，是在 1999 年 11 月，我隨家師浩霖長老前去為老和尚禮座。二老同鄉，是天寧寺佛學院同學，一起去臺灣，後又一起住錫美國弘法利生。二老既有鄉情道誼，又是同窗好友、患難兄弟，互為知己，惺惺相惜。家師擅長梵唄，老和尚精於佛理。1975 年，為了讓老和尚在紐約安心講經佈道，家師親為租住房屋、申請綠卡，竭盡所能提供一切方便。講經結束後，老和尚被印順導師召回，繼續擔任臺北慧日講堂住持；後再度來美國，因緣又落在了洛杉磯。家師與老和尚情深意篤，於平素閒談中每每對我們提及。

老和尚慈悲大度，和藹可親，因是同鄉，初次見面，我以如皋鄉音相詢，引發老和尚一段濃郁鄉情，卻仍不忘細心提醒我：離開家鄉，要能入鄉隨俗，講普通話。我微笑著點頭領受。從 1999 至 2005，五六年間，我每年都會隨家師到法印堂住上十日左右，聽兩位長老講他們一路學修的

艱辛歷程，對當前擁有的學修條件油然而生知足感恩之心，而這大好條件與長老們的悲智行願、含辛茹苦密不可分。

熟悉老和尚的人無不公認，他是多麼吃苦耐勞、精進勇猛！聽老和尚門人如印法師講，老和尚在福嚴佛學院教學期間，講課之外，還自發心擔任每天清早去市場買菜等工作；老和尚學習極刻苦，日語英語基本都是自學；治學又極嚴謹，翻譯日語文獻用方塊格子紙，每天吃完早餐，散步歸來就坐下開始翻譯，為求譯文信達雅，老和尚往往參閱眾多資料，方才核准下筆。

末學與老和尚因緣頗深，第一屆世界佛教論壇（浙江杭州）、慈航菩薩金身回歸祖庭（福建泰寧）、天寧寺寶塔開光（江蘇常州）、美國休士頓菩提中心（美國休士頓）、紐約東禪寺弘法，五湖四海，大洋內外都留下親炙老和尚的美好記憶。

老和尚把佛法融匯於生活，轉變成幽默，開言吐語充滿智慧，風趣詼諧感人至深。一次，談及百年之後的去處，老和尚對家師說：“我念阿彌陀佛，你念彌勒尊佛，百年之後，我到

西方極樂世界，會經常去兜率內院找你喝茶的。”又一次老和尚說：

“阿彌陀佛四十八願，而我則發願出四十八本書。”如今，他真是所願成就、功德圓滿。回想這一幕幕，點點滴滴，宛如昨日。真所謂：

想見音容空有淚，
欲聽教誨杳無聲。

老和尚繼承了優良的中國文化傳統，真正做到了勤儉持家、寬和待人、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他對待長輩，輕聲細語，臉上帶著溫順；對待晚輩，呵護提攜，臉上掛著慈祥；面對信眾，廣施甘露法水，令之清涼自在、法喜充滿。

茗山長老有云：“一旦無常到，方知幻化身。勸君多念佛，念念息貪嗔。”老和尚一生說法，如今示寂亦是說法，有生必有滅，滅中有不滅，不滅亦不生，本來無生滅。正所謂：

遊戲娑婆渺無痕，
不來不去如來心，
淨域路上無前後，
兒孫日夜盼娘親。

南無阿彌陀佛！



追念 印海長老

文/釋能淨

各位長老、各位法師、各位法眷、
各位居士：

今天^上印^下海長老圓寂讚頌的
日子，老人離開我們西遊去
了！此刻感到萬分遺憾的是前年老
人九十大壽，我沒能趕上。

回想和海公的因緣，從我十七、八
歲學佛進出慧日講堂開始。就慧日講
堂當時的大德們，印公導師是眾人尊
崇歸敬的對象；^上續^下明法師是嚴肅
的歸依師父，且多在福嚴精舍或青草
湖靈隱寺領眾、講課；所以日常聽
經，參加法會幾乎都是海公親切的
招呼。海公不管當講堂住持或當家，
總看他老和藹從容，不慌不忙；人
不論老少，事不論大小，都由他謹確安
排，似乎每人都得到溫馨滿懷的照
應。這可說是海公向來就是以平常心
處事，待人接物絲毫不做作，所以讓
人感受到滿心歡喜，真有回到佛菩薩
家園的自在無礙感！

海公離台來美之後，就少有親炙請
益的機會，但每次見面就有他老的著
作、講述捧到手中，可見海公自勉不

懈、誨人不倦的精神。言談間少有俗
世贅語，也就是不說一些無意義的
話，每一開口總不出瞭解晚輩近況，
勉勵後學的諄諄囑咐。記得我在福嚴
負責兩屆佛學院院務期間，每次見
面，海公總會以過來人的身份提供寶
貴的辦學經驗，並不忘打氣 - 給予諸
多鼓勵，甚至讚歎有加！

長老以弘法利生為己任，從老人家
每次回台說法，平易近人、深入淺出
的演說中，總能感受到深得佛法精
髓。即使應機、隨緣而說，也無非為
了續佛慧命！這點又可從老人將駐
錫道場取名「法印寺」，成立「法印
文教中心」，出版「覺有情」佛刊，
乃至彙集平生著作名為「法印集」
等，可知老人確確實實以「弘法為家
務、利生為事業」。

海公向來求真求實，講究行應解，
解導行。印象極深刻的一件事，就
是四十年前，老人光駕台灣妙德蘭
若時，見蘭若供奉的釋迦牟尼佛 - 成
道相 - 左手被放上了水晶球，老人家
二話不說，馬上親自拿了下來，口中
唸著：這不正確！這不正確！當下一

幕，至今「猶如目前」，由這小小事，可見老人不因事小而忽略了真實相！

如今，老人已離我們而去，祈盼不忍眾生苦，不忍聖教衰的海公，能早日倒駕慈航，再來這苦難人間，為暗路掌明燈，照亮指引眾生成佛之道。在萬分感傷中再度祈願 - 長老早日乘願再來，化度有情！

此時此刻站在這裡，打從內心感到非常不捨！而向來山居鮮少外出的我之所以遠渡重洋來到此地，無非感念長老過去的引導，在無形中播下種子，導致投入佛教教育的深心與熱情，才有了福嚴六年教學相長的寶貴經驗。今天以福嚴的一員，從深植五內的感恩中與各位悼念我們的海公長老；唯願長老速返娑婆，度化有緣！



溫故知新

活動回顧

- ▶ 2月 02/12 福嚴佛學院 寒假結束，全院報到。
- ▶ 02/15 校友協助 晴虛長老 舉辦 基隆靈泉禪寺 傳超法師晉山陞座大典。
- ▶ 02/16~18 福嚴佛學院 院內佛三（本因法師指導）。
- ▶ 02/26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高雄場—正信佛教青年會。
- ▶ 3月 03/05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嘉義場—妙雲蘭若。
- ▶ 03/11 印順導師思想巡迴講座 台北場—慧日講堂。
- ▶ 03/17 印海長老 在台追思會（福嚴精舍）。（詳閱 p.01）
- ▶ 03/30 會宗長老 追思會（廣修精舍）。（詳閱 pp.70-73）

活動預告

- ▶ 4月 03/29~04/03 福嚴佛學院 禪六（開恩法師指導）。
- ▶ 04/04 福嚴佛學院 清明法會。
- ▶ 04/08 華雨精舍 印順導師紀念，般若法會。（詳閱 p.73）
- ▶ 04/18、19 福嚴校友會 第七屆第二次幹部會議暨聯誼活動。
- ▶ 5月 05/14 福嚴佛學院師生參與慈濟浴佛大典。
- ▶ 05/17、18 福嚴佛學院 校外參學。
- ▶ 05/21 福嚴精舍 金剛法會。
- ▶ 05/27 福嚴佛學院、壹同女眾佛學院 聯合論文發表會。
- ▶ 6月 06/24 福嚴佛學院 第八屆研究所畢業典禮暨結業式。
- ▶ 06/25 福嚴佛學院 暑假開始。

「咀嚼法味、體驗生命」

文/釋長歡

——參加美國^上印^下海長老追思法會

我出生在一個動盪的時代
自幼因大環境的原因而貧困流離
即長出家後的經歷仍不脫辛勞奔波
也因此養成
順著環境隨緣行事的個性

這一生雖然說起來辛苦
但出家是一件難得的境遇
因此是幸福的
不過在生活中
當然一定還是會有煩惱 有快樂

作為一個平凡人
一介平凡僧
我接受自己是平凡的
而我的一生 就是在平實單純的出家生活裡
慢慢地咀嚼著佛法
體驗著生命的過程

——印海長老自述

——月廿七日，接到 院長傳來訊息，印海
——長老的追思會訂於三月十二日上午，
於洛杉磯玫瑰崗（Rose Hill）墓園舉行。由於
三月十一日在台北慧日講堂有「印順導師思想
巡迴講座」，院長與長慈法師都是主講人之一，
不克前來美國，就指派筆者作為福嚴代表，
出席追思法會。

目前筆者客居美國東岸莊嚴寺，為方便主辦單位安排接送，遂與同淨蘭若住持果慶法師一起搭機，飛往西岸。此時的美東正值春寒料峭，出發當天還有下雪的天氣預報；然而飛機抵達洛城時，卻是「吹面不寒楊柳風」的柔和春景。

三月十一日，到法印寺向住持宏正和尚表達慰問之意，在此遇到德州佛教會會長上淨下海長老。淨海長老與印海長老是生平至交，所以前幾天就從德州趕來法印寺，專程陪伴、送老友一程。由於筆者去年曾在德州玉佛寺短期居留、親近淨師父，在此地見到淨師父，倍感親切。

三月十二日上午到達追思會場所在地，玫瑰崗墓園。此地景色優美，丘陵地勢平緩起伏，綠草如茵，在洛城的明媚春光中，廣闊的墓園有如高爾夫球場般，賞心悅目。公祭之前，有傳供大典，由十四位長老比丘、六位長老尼傳供，典禮隆重。今日現場出席人數逾一千二百餘人，遠遠超出主辦單位原先所預估的五百人。台灣方面，所見單位有福嚴佛學院、妙雲蘭若、華雨精舍、妙德蘭若等的代表出席。

貴賓致詞時，二位國會議員（及議員代表）以英語致詞，具體講述老和尚的功績，對長老在社區、社會的積極參與和貢獻，表達了高度的肯定與讚歎。

南加州華僧聯合會會長^上超^下定長老今日另有要務未能親臨現場，寫了一篇文情並茂的讚頌禱詞，請人代為宣讀，代為宣讀的法師字正腔圓、抑揚頓挫，精準地傳達了原作者的拳拳心意。

台灣妙德蘭若^上能^下淨長老尼則以「學生代表」的身分出席致詞。長老尼平日深居簡出，此次為此大事，特地飛來美國送老師遠行。長老尼宣讀了事先準備的文稿，末了，還脫稿演出，講了一段往事，畫龍點睛，讓大眾了解長老坦誠率真的一面。

這些緬懷的話語，不但溫暖了今日的與會大眾，相信長老此刻於西方蓮邦中側耳垂聽，也應該會低眉微笑吧。

讚頌大典之後，移靈火化，由淨海長老主持舉火說法。隔日撿骨，部分舍利由明聖、常光兩位長老尼護送回台，在福嚴精舍另行舉辦「在台追思法會」。

此次《追思讚頌手冊》首頁，印海長老自己在道影下的題詞：

一切相無相
 世間法如影
 自覺聖智子
 應作如是觀

印海 九五·十一·十二

筆者解讀偈頌：「一切相皆無自性，世間法如夢幻泡影」——作為大覺佛陀的弟子，應如是觀照、觀察。

回顧長老的一生，在台灣學習慈航菩薩、印順導師的慈悲智慧；到美國建立道場、僧團；回中國恢復祖庭，畢生翻譯日文佛學名著四十八鉅冊，這樣積極弘法利生，不就是在這「無相」、「如影」中，實踐「宴坐水月道場，大作夢中佛事」的精采人生嗎？

在法會中所播放的「追思開山長老 印公上人一生回顧（影音檔）」，泛黃的黑白照片中有一段文字，長老自述：

我的一生

就是在平實單純的出家生活裡

慢慢地咀嚼著佛法

體驗著生命的過程

筆者以為，這「咀嚼佛法法味、體驗生命歷程」，正是以法印心（法印），用佛法註解生命、驗證生命、照耀生命，「佛法，活法」，這可說是長老對後學們的最佳勉勵吧！

後記：這次前往洛城參加印海長老追思法會，由黃建銘會長、宋淨文居士負責在當地的接送及各種安排，對其殷勤周詳，隨喜讚歎、並致謝忱。

上會下宗大和尚圓寂追思讚頌會 紀實

文／編輯組

新 北市汐止廣修禪寺第二任方丈上會宗大和尚，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晚間於韓國安詳示寂，享法壽七十齡，僧臘五十五春，戒臘四十六夏。在韓國先行荼毘後，十五日奉迎返台，並於三月三十日舉行追思讚頌法會。追思讚頌法會當天，諸山長老特地撥冗前來弔唁追思，護法居士更是滿懷不捨的心情，來送會宗大和尚最後一程。

由於廣修禪寺現任住持大慧法師是福嚴佛學院第八屆校友，會宗大和尚又跟導師、仁俊長老有深厚的法緣。於此，現任福嚴校友會長會常法師引領幾位福嚴校友前往協助幫忙。當日九點先舉行弟子追思祭禮，大慧法師率領法眷長跪於恩師法相前，獻諸供養以表追思感恩之情，並由大會法師恭讀追思感念文。其文如下：



〔致恩師會宗上人追思感念文〕

弟子眾等，淨滌身心，為文稟白：

師父您常說：『人世間一切皆為因緣所生，唯識所現。人的生死也是因緣生，唯識現。』這個月初，您突然在韓國離去，也不想勞煩弟子們，您的離去，正示現佛法「無常、無我」的道理啊！

年幼時，曾聽過開山延定老和尚說，他有位多年不見，年紀很輕的師兄非常優秀，專精佛學，精進道業，常年在國外弘法度眾，開山老和尚的遺願是希望能將廣修禪寺交由他來承接。開山老和尚口中的優秀師父，就是廣修禪寺第二任方丈，我的恩師您啊！

民國八十三年弟子一心想出家於是上山住進廣修禪寺，當時因開山老和尚圓寂不久，您大多時間都住錫在基隆善法禪寺推展法務，平時又要下台中南普陀佛學院任教，兩地奔波，從沒見過您的身影。

民國八十四年弟子先就讀南普陀佛學院，第一次見到擔任副院長的您，內心激動不已，我日已企盼的師父啊！回廣修禪寺出家後，您要我繼續留在南普陀佛學院學習戒律，接著又安排插班進福嚴佛學院學習經教，每當佛學院放假時，就帶著我們到馬來西亞弘法

參學。持戒、研教、弘法利生是您一生修道的路程，您也一直以身教言教來教導我們，今生能遇明師，內心感恩不已。

民國九十一年您將廣修禪寺交任於我，全心致力於僧伽安養的悲願，為能妥善的幫助僧伽義診醫療，在繁忙的事務之餘又進修中醫專業課程，也取得山東中醫藥大學中醫博士資格。十多年來您不辭辛勞的為照顧老病僧伽安養及醫療看護，無私的奉獻與付出，不論是在佛教界乃至教育界、醫護界等都讚歎您的慈悲與奉獻。您總是不顧念自己的健康，為教奔波，為法忘軀，您的慈悲、您的謙虛、您的耐煩、您的弘願，都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三年前您生病剛開完大刀回廣修禪寺靜養，您一直告誡弟子，「觀經起修，歸心淨土。」佛法修學需解行並進、禪淨雙修，導歸西方極樂世界，才是引導諸多迷悟及苦難眾生的解脫舟航啊！

當您的身體調養的漸漸康復時，您又心繫弘法利生的志業，以孱弱的身軀接任南美洲厄瓜多元亨寺道場，同時又去美國華盛頓州成立佛教會。弟子的我們勸您不要那麼勞累，您總說您有一份責任，您有多少時間就全心付出。去年您到韓國養病，深怕驚動教界也不願勞煩弟子，獨自地靜養，安詳離去，點點滴滴都展現您老人家的慈悲與瀟灑自在啊！

您的殷勤教導，您的身教言教，已深植我們的心中，為我們建立了典範，今後雖然見不到您的身影，但我們都會謹遵您的教導，延續您老人家的悲心與願力，精進道業不放逸，內弘外化荷擔如來家業。

師父，千言萬語，都無法表達我們對您老人家無盡的思念，感謝您的法乳深恩，願師在常寂光淨土中，哀愍攝受垂慈導引，祈求您早日乘願再來，為茫茫苦海眾生續作慈航。南無阿彌陀佛！

雍度弟子 大慧 率法眷眾等 百拜頂禮

當天追思讚頌法會，禮請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上圓^下宗長老、高雄市佛教會理事長^上淨^下明法師、嘉義天龍寺住持^上會^下光法師、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上心^下茂法師、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上淨^下耀法師等五位法師共同主法。佛光山寺住持^上心^下保和尚、法鼓山方丈^上果^下東法師、台北市佛教會理事長^上界^下雲法師等諸山長老，以及各中央政府機關也都派員前來讚頌弔唁。



~會宗大和尚 生平事略~

上淨下旭大法師於生平介紹時，特別談到他在會宗大和尚身上所親見的大慈悲。如有一次，在路邊水果攤購買水果時，會宗大和尚都專挑賣相不好或將腐敗的水果，旁人見之百思不得其解，便問大和尚為何都專挑這些水果。大和尚笑著說：「市井小民一天賺不了多少錢，如果我都專挑好的，哪這些賣相不好的怎麼辦？留下賣相比較好的水果，可以讓他多賺一點錢養家糊口，況且這些水果也還能吃，只是賣相比較差而已。」於此大和尚護念眾生的大悲心，可見一斑。其它捨己為人的事跡，更是不勝枚舉。

上圓下宗長老更於致詞時讚譽，會宗和尚今世是乘願再來，宿具慧真，故能以童蒙入道。其一生皆以佛法弘揚為志，尤其對於僧伽的醫護至為關心，甚至為使能更完善僧伽醫療安養，仍以高齡遠赴山東中醫藥大學研修，並於二〇一一年獲中醫博士學位，其精神令人感佩。

隨後的公祭大典，更有來至各界將近五十個團體前來致意。大和尚的靈骨舍利，也在當日下午一點，奉安於廣修禪寺。祈願大和尚倒駕慈航，身處佛國淨土，心仍護念眾生，乘願再來！



會宗和尚，台南縣人，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十六日生。十五歲時依止虛妙老和尚於台南開元寺披剃出家。其後和尚就讀新竹靈隱佛學院，追隨廣化長老修學佛法，後佛學院遷至台中，並改名南普陀佛學院。

- 民國五十四年會宗和尚為南普陀佛學院的首屆畢業生，畢業後續依隨淨空長老專修《楞嚴經》。也曾親近仁俊長老，並且在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旁聽印順導師的佛法課程，及在慧日講堂研修「教育行政」課程。
- 民國六十一年，會宗和尚應菲律賓華僑普賢中學董事會邀請，先後任教菲律賓普賢中學、中華中學、觀音中學，並於觀音中學擔任校長八年，任期屆滿後，擔任馬來西亞美里佛教居士林導師，於星馬一帶弘法，培育佛教人才。
- 民國八十一年，和尚應師兄延定法師之邀，返國接任廣修禪寺等二任住持，並擔任台中南普陀佛學院副院長。
- 民國九十一年，接任佛教僧伽醫護基金會執行長，後繼任董事長，致力於僧伽安養。
- 民國九十三年，接任南美洲厄瓜多元亨寺住持，並在美國成立華盛頓州佛教會，擔任董事長。

和尚自童蒙入道，秉持對佛法至誠恭敬之信念從事教育事業，未嘗一日懈怠，在佛教人才培育、僧伽照護、弘法大業戮力甚深。

和尚在鑽研佛法五十多年之後，仍然以「觀經起修、歸心淨土」為宗旨，主張解行並進、禪淨雙修，歸導西方極樂世界。🙏

會宗長老追思會 (廣修精舍 2017.3.30)



印順導師紀念般若法會 (華雨精舍 2017.4.8)



導師蹤跡



▲ 58/4/29 導師與是幻法師共遊香港山頂公園



▲ 58/5/1 導師參觀香港內明書院

◆ 印順導師法語 ◆

學佛法的，不受六根的誑惑，渡過生死大河，這才越出魔王境界，到涅槃彼岸，可以享受不生不滅的寂滅樂，到達了大休息的境地。



▲ 58/5/1 導師訪香港淨業林舊居



▲ 58/5/11 日韋達陪同導師前往香港法相學會



導師遊香港元朗寶覺分校 ▶



▲ 58/5/13 導師自東南亞弘法返國機場迎接 ▶



▲ 58/5/19 導師訪馬來西亞妙香林



▲ 58/5/19 馬來西亞檳城佛教界假極樂公識印順導師

